

茗溪

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一

後集

山谷上

山谷云八月十七日與諸生步自永安城入張寬夫園待月以金荷葉酌客。有孫叔敏善長笛連作數曲諸生曰今日之會樂矣不可以無述因作此曲記之文不加點或以爲可繼東坡赤壁之歌云斷虹霽雨淨秋空山染修眉新綠桂影扶疎誰便道今夕清輝不足萬里青天嫦娥何處駕此一輪明玉寒光零亂爲人偏照醺醖年少隨我追涼晚城幽徑繞芳園森木共倒金荷家萬里難得樽前相屬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曲孫郎微笑生來聲軟霜竹茗溪漁隱曰山谷謂此詞可繼東坡赤壁之歌余故列東坡之詞於左方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上如畫一時多少

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
間檣櫓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
夢一樽還酬江月

茗溪漁隱曰余讀豫章先生傳云公嘗游皖樂山谷寺石牛
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天下皆稱曰山谷而不名字以
配東坡云

復齋漫錄云無已呼山谷為金華仙伯故題李白真詩金華
仙伯哦七字好事不復千金模蘇養直詩亦云但見金華仙
伯語筆端丘壑飽經心茗溪漁隱曰葛洪神仙傳云皇初平
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其
兄初起入山索之累年不得後隨一道士歸初起見而問曰
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兄往見白石初平叱之白石皆起
為羊後易姓為赤松子不知無已呼魯直為金華仙伯若取

別起

其同姓皇固非黃矣

復齋漫錄云山谷謫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部耆舊傳
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然則涪翁之稱古有之矣
茗溪漁隱曰後漢逸民傳云初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
水人因號涪翁復齋不取於此乃取益部耆舊傳以為異書
邪

茗溪漁隱曰魯直以雙井茶送孔常父常父荅詩有煎點徑
須煩綠珠之句因戲荅云知公家亦闕掃除但有文君對相
如政當為公乞如願作書遠寄宮亭湖錄異傳云廬陵歐
陽明道彭蠡以船中所有投湖中云以為禮積數年復過有
數吏來候明云青洪君相邀且曰感公有禮且厚遺公願勿
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遂求如願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
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東坡云眼惡剔抉齒便嗽潔治眼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民如曹參之治齊治軍如商鞅之治秦此語本出魯直云

呂氏童蒙訓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也

茗溪漁隱曰前輩譏作詩多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其語雖然如此亦在用之何如耳不可執以為定論也如山谷種竹云程嬰杵曰立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梅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善於比喻何害其為好句也

冷齋夜話云徐師川言予于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但知敬畏者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也其視死生如旦暮不尔安能為哉而反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罷去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尔無舟吏可還士之進退本末欲分明不

可苟也豈以舟吏為累哉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時對日者談命此皆顛倒也吾故得而笑之

茗溪漁隱曰魯直少喜學佛遂作發願文云今日對佛發大誓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婬欲飲酒食肉設復為之當墮地獄為一切眾生代受其苦可謂能堅忍者也其後悉毀禁戒無一能行之於詩句中可見矣以酒渴愛江清作五詩其一云廖侯勸我酒此亦雅所愛中年剛制之常懼作灾怪連臺盤拗倒故人不相貸誰能知許事痛飲且一快嘲小德云中年舉兒子漫種老生涯學語囀春鳥塗窓行暮鴉欲嗔主母惜稍慧女兄誇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謝榮緒割獐見貽二首云何處驚麕觸禍機煩公遣騎割鮮肥秋來多病新開肉糲飯寒薤得解圍二十餘年枯淡過病來筋下

劇甘肥果然口腹為灾怪夢去呼鷹雪打圍傳云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若戒之則誠難節之則為易乃近於人情
也東臯雜錄云魯直嘲小德有學語春鶯囀書窓秋雁斜
後改曰學語囀春鳥塗窓行暮鴉以是知詩文不厭改也
苕溪漁隱曰題磨崖碑後詩云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跼蹐
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
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
知忠臣痛至骨後世但賞瓊琚詞觀詩意皆是言明皇末年
事余以唐史考之明皇幸蜀還居興慶宮李輔國遷之西內
居甘露殿繼流高力士于巫州詩云南內誤矣又以元結本
傳及元次山集考之但有時議三篇指陳時務而已初無一
言以及明皇肅宗父子間不知魯直所謂臣結春秋二三策
者更別出何書也魯直以此配臣甫杜鵑再拜詩子美杜鵑

詩正為明皇遷居西內而作則次山春秋二三策亦當如杜
鵑詩有為而言若以時議三篇為是則事無交涉乃誤用也
或云魯直蓋用孟子吾於武成取二三策之語然於元結果
何預焉如顏魯公湖州放生池碑載其上肅宗表云一日三
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謂魯公知
肅宗有愧於此乎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此事若用之却為
親切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張文潛集中載中興頌詩疑秦少游
作不惟浯溪有少游字刻兼詳味詩意亦似少游語也此詩
少游號傑出第玉環妖血無人掃之句為病蓋李遐周詩云
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貴妃之死高力士以羅巾縊焉非
死兵刃也然余以杜詩有血污遊魂歸不得之語亦指妃子
張蓋本杜也苕溪漁隱曰余遊浯溪觀磨崖碑之側有此詩

刻石前云讀中興頌張耒文潛後云秦觀少游書當以刻石為正不知子蒼亦何所據而言邪

東臯雜錄云中興頌刻南崖石鑑江之南北數里草木人物毫髮畢見僧云昔有人鑿取去行數驛夢山神追取即載還龕置崖上但方二尺許尔余偶命從者洗其旁二丈餘皆光瑩可鑑僧驚云未見也

茗溪漁隱曰吾鄉乳溪有石崖亦光能鑑物与浯溪崖石政相類人因呼為石照蘇黃門嘗題詩云雲開石照政新磨鳥度猿攀野老過忽見塵容應笑我年來底事白鬚多

茗溪漁隱曰予官閩中見其風俗呼父為郎罷呼子為囡顧况有詩云郎罷別囡別郎罷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乃知顧况用此方言也山谷送秦少章往餘杭從蘇公詩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李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

郎罷前唐子西詩兒餒嗔郎罷皆用顧况語也

復齋漫錄云題子美浣花圖云隣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魚鳥來相親按世說簡文入華林園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翛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趣齊鳧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又贈晁無咎詩雞蘇胡麻留渴羌不應亂我官焙香按拾遺記晉有羌人姚馥字世芬充圉人每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事但言渴於酒群輩呼為渴羌也

茗溪漁隱曰真誥云昔有傅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与之木鑽使穿一石槃厚五尺許云穿此槃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昇太清故觀伯時畫馬詩云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窓不邀令人瘦即前事也北史云齊高歡在勅勒川命斛律明月奏琵琶作歌應詔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

籠罩四野天蒼二沙茫二風吹草低見牛羊故題陽關圖詩
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此語殊有所本也
茗溪漁隱曰筆談云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
出於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甌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
千餘年居民行人常二見之余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
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
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
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
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二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
色不類月熒二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爲明珠賦伯易
高郵人蓋嘗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
來處行人至此往二維舟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爲玩珠又文
昌雜錄云禮部李侍郎說秘書少監孫莘老莊居在高郵

新開湖邊一夕陰晦莊客報湖中珠見與數人同行小草徑
中至水際見微有光彩俄而明如月陰霧中人面相覩忽見
蚌蛤如蘆席大一殼浮水上一殼如帆狀其疾如風舟子飛
小艇競逐之終不可及既遠乃沒故呈孫莘老詩云甌社湖
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故應剖蚌登王府不若含沙弄
夕霏莘老又是高郵人用此事以擬之大爲切當

復齋漫錄云自賀方回爲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小詩
以紀之及謫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千峰百嶂宜州
路天黯淡知人去曉別吾家黃叔度弟兄華髮舊山修水異
日同歸處尊罍飲散長亭暮別語丁寧不成句已斷離腸
知幾許水村山館酒醒無寐滴盡空堦雨山谷和云烟中一
線來如路極目送歸鴻去一曲陽關雲外度山胡聲轉子規
言語正是愁人處別恨朝二連暮二憶我當筵醉時句度水

穿雲心已許晚年光景小窓南浦共捲西山雨洪覺範和云
綠槐烟柳長亭路恨耿耿分離去日永如年愁難度高城回
首暮雲遮盡目斷人何處解鞍旅舍天將暮暗憶丁寧千萬
句一寸危腸情幾許薄衾孤枕夢回人靜徹曉瀟瀟雨
復齋漫錄云唐朱晝喜陳懿老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
二憶苦心無閑時今日見玉色乃知山谷五更歸夢三千里
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取此

茗溪漁隱曰水仙花詩云借水開花自一竒水沉為骨玉為
肌暗香已壓酴醾倒只愧寒梅無好枝第水仙花初不在水
中生雖欲形容水字却反成語病

山谷云野人採鄭花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岸
孤絕處補陀山澤者以謂小白花予疑即此花尔不然何以
觀音老人端坐不去邪茗溪漁隱曰余閱華嚴經合論云觀

世音住居補陀洛迦注云小白華山觀世音菩薩居之為諸
菩薩說慈悲經此山多有小白花甚香山谷所言即此事也
藝苑雌黃云種竹者多用辰日山谷所謂根須辰日斲笋看
上翻成是也又用臘月杜陵所謂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是也非此時移之多不活惟五月十三日古人謂之竹醉日
栽竹多茂盛按笋譜云民間說竹有生日即五月十三日也
移竹宜用此日或陰雨土虛則鞭行明年筍莖交出故晏元
獻詩云苒苒渭濱族蕭蕭塵外姿如能樂封植何必醉中移
宋景文詩云除地墻陰植翠筠纖莖潤葉與時新賴逢醉日
終無損正似得全於酒人黃元明詩云夏栽醉竹餘千箇春
糞辰瓜滿百區

復齋漫錄云諺云情人眼裏有西施又云千里寄鵝毛物輕
人意重皆鄙語也山谷取以為詩故荅公益春思云草茅多

奇士蓬華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稱心最爲得謝陳適用惠紙云千里鵝毛意不輕

古溪 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一

後集

正月十七日校宋本訛改四六十九字

汲冢金駢軒誌

古溪 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二

後集

山谷下

茗溪漁隱曰零陵郡澹山岩秦周貞寔之舊居余往歲嘗遊之因見李西臺黃太史詩刻愛其詞翰雙美因搨墨本以歸真佳玩也西臺詩石刻漫滅九字不可辨因闕之詩云常思羽衣人宅此岩崖傍 通大道玄關掩中黃古朴宮殿 偃亞松桂香洞戶漏夕月木罅生 陽疊齒上層巔露井連曲房斷壁橫廣幕蠹石排吟 蟄痕燕穴空乳溜虬鱗張 清泉弄春 靈草經冬芳自笑老倒容誰 刀圭霜金版 佩上籍玉音歌洞章 夜森立絳節朝飛揚咫尺仙路高 喧囂機世忙浮埃走車馬奔迸多事場真地擁烟霞根本無 爲鄉不到久歎息一來徒悲傷但聽鏗華鐘所得心耳涼太 史詩二首其一云去城二十五里近天与隔斷俗子塵春蛙

秋蠅不到耳夏涼冬暖總宜人岩中清磬僧定起洞口綠樹
仙家春惜哉此山世未顯不得雄文鏡翠珉其二云澹山澹
姓人安在徵君避秦亦未歸石門竹徑幾時有瑤臺瓊室至
今疑洞中明潔坐十客亦可呼樂醉舞衣闍州城南果何似
永州澹岩天下稀

六一居士云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爲書之盛莫盛於唐書
之廢莫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駉下至楷書手陳遊環
等皆有之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
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忽不爲耳
苕溪漁隱曰本朝能書者有李西臺宋宣猷東坡謂李俗而
宋寒殆是浪得名又謂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
可棄余於西臺書不多見獨見其永州澹山岩詩清勁簡遠
不減晉唐間人書則東坡之論有不然者矣惟六一居士云

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已後稱李西臺二人筆法不同而
書名爲一時之絕山谷云李西臺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世
間美女豐肥而神氣清秀者則二公之論得之矣山谷因李
君貺借示其祖西臺草聖并書賦詩云當時高蹈翰墨場江
南李氏洛下楊二人歿後數來者西臺惟有尚書郎篆科草
聖凡幾家奄有漢魏跨兩唐紙摹石鏤多彷彿曾未得似君
家藏側理數幅冰不及字躰欹傾墨猶濕明窓柴几開卷看
坐客失床皆起立新春一聲雷未聞何得龍蛇已驚蟄仲將
伯英無後塵邇來此公下筆親使之早出見李衛不獨右軍
能逼人山谷此詩許可如此真不虛美矣余素未曾見宣獻
書不知其果如何但山谷云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
惟宋宣獻公耳能用徐季海書意莫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模
自成一家當無遺恨矣又其書清瘦而不弱亦古人所難則

坡谷之論異同如此余欲折衷之以未見其書故不敢爾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論蔡君謨書獨步當世此為至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為少疎也天資既高又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世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為明之山谷云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于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又云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于寔及見舊刻方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為多又知蔡君謨真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迩來士大夫惟荆公書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逸士大夫學荆公書但為橫風疾雨之勢至于不著繩尺而有魏晉間風氣不復彷彿嘗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所謂毫髮無遺恨者荆公嘗自言學濛書東坡賦孫莘老墨妙亭詩云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山谷云書家

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季海少令韻勝則尚稚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著優于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于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為良醫誠然哉季海暮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謂盧蒲嫫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爾沈傳師道林嶽麓寺詩字勢豪逸真復奇倔所恨工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東坡蓋學徐浩書山谷蓋學沈傳師書皆青過於藍者然二公深諱之故東坡云見歐陽叔弼云余書大

似李北海余亦自覓其如此世或謂似徐浩非也山谷云予比來極愛顏魯公書時輒有其氣骨而人以為殊未得其彷彿寫我心耳豈可謂衆目哉二公當時自言如此自今觀之人固不信也山谷跋東坡書云如華嶽三峰卓然參鼎雖造化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太白之流士大夫學子瞻書但卧筆取妍至於老大精神可尚顏楊方駕則未之有也山谷自云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者輒萎弱不能立筆雖然筆墨各繫其人工拙要須其韻勝耳病在此處筆墨雖工終不近也

六一居士云石曼卿工於書筆畫遒勁躡兼顏柳東坡言蘇子美兄弟書俱秀俊山谷言蘇才翁兄弟皆喜作大字筆力豪壯此三人亦近世能書者恨未盡見之獨見子美所書岳

陽樓碑雖清瘦勁健然乏風韻余不甚喜之東坡云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亦必傳於世也山谷云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力亦窮于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祕閣續帖劉無言箋題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余居茗溪閱無言書多矣晚年雖用筆圓熟然乏秀氣殊不逮山谷之題評也余今第取歐陽蘇黃之論具著於篇若古今諸家書評世多有之不復載之云茗溪漁隱曰涪翁晚年再遷宜州道出祁陽草書靖節詩四首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者其一也棲失羣鳥日暮猶獨飛者其二也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者其三也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者其四也並鏡石于嘉會亭余昔經由摹得墨本愛其筆法之妙自成一家涪翁嘗言元祐中与子瞻

穆父飯寶梵僧舍因作草數紙子瞻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真蹟庭堅心竊不平紹聖貶黔中得藏真自序于石揚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日所作可笑也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見矣今祁陽草聖正是涪翁黔州以後作誠佳絕也東坡嘗跋之云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東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然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藏真又有千字文真蹟舊蓄於江南李氏紙尾有後主錯金書題云懷素僧草聖戴叔倫詩云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其後此真蹟又轉蓄於董令升家紹興間歸天上矣桂林有此石刻余嘗得摹本因取古人書評疏于後見東坡于此書且褒且貶深竊怪之其言曰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鞏所藏

君侍親平涼始得其一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得者異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尚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爲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爲人倜儻本不求工而能工如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道者邪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此其褒之也又其詩云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与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娼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此其貶之也至於涪翁則云張長史書郎官廳壁記楷法妙天下故草聖度越諸家無轍迹可尋懷素見顏尚書道張長史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

也詳味其言真確論矣然二人草聖之工在當時已自李杜
有歌詩推許之不特後世也謫仙贈懷素草書歌云少年上
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
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辭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
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
風驟雨驚颯二落花飛雪何茫茫二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
字大如斗恍惚如聞神鬼驚時二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
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二屏障書題徧
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
藝不師古二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少陵
因殿中楊監見示張長史草書圖賦詩云斯人已云亡草聖
祕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
鏘二鳴玉動落二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寔

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
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旭蘇州人也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寄舒
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

茗溪漁隱曰山谷詩雪裏過門多惡客自注云不飲者為惡客
出元次山集余以元集檢尋其詩云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
南有詩逢惡客還家亦少酣注云非酒徒即為惡客山谷又
一絕云破卵扶頭把一盃燈前風味喚仍回高陽社裏如相
訪不用閑携惡客來

復齋漫錄云唐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麀乃悟
山谷詩河天月暈魚分子榭葉風微鹿養麀所自茗溪漁隱
曰山谷此詩乃是河天月暈魚分子榭葉風微鹿養茸非麀
字類復齋誤矣

茗溪漁隱曰後山謂魯直作詩過於出奇城哉是言也如和

文潛贈無咎詩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王聖涂二亭歌絕去數澤之羅兮官于落羽洪玉父云魯直言羅者得落羽以輸官凡此之類出奇之過也

藝苑雌黃云宿觀音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予不解此語夔字不知作何訓嘗讀老杜課伐木詩序云維條伊枚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闕是補則旅次於小安山有虎知禁夔人屋壁列樹白菊饜馬墻寔以竹示式過為虎近此序所謂夔人正謂夔府之人耳不知山谷用此意否

復齋漫錄云薄酒云吾聞食人之肉可隨以鞭仆之戮乘人之車可加以鈇鉞之誅按老萊子妻云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

山谷云今俗書庵字既于篆文無有又庵非屋不當從广三

國志焦光傳云居蝸牛廬中意今庵也後漢皇甫規為中郎持節監關中兵會軍大疫死者十三四親入庵廬巡視三軍感悅即用此庵字為有依據茗溪漁隱曰廣韻云庵小草舍也菴菴藺果又菴羅果也集韻云庵園屋曰庵或從草菴菴藺草名或作葦魯直以菴非屋不當從广然与廣集二韻全不合殆亦難用殊不知漢史從省文借用為菴字耳

藝苑雌黃云荆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繩于高木士女袿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鞦韆楚俗謂之施鈎涅槃經謂之胃索古今藝術圖曰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或云齊威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然攷之字書則曰鞦韆繩戲也今其字從革寔未嘗用革按王延壽作千秋賦正言此戲則古人謂之千秋或謂出自漢宮祝壽詞也後人妄易其字為鞦韆而語復顛倒耳山谷詩未到清明先禁火還依桑下繫千

秋又云穿花蹴踏千秋索挑菜嬉游二月晴皆用千秋字蓋得其寔也

茗溪漁隱曰杜牧之詩云鶯紅半落平池晚曲渚飄成錦一張又云平生五色線願補袞衣裳魯直皆用其語詩云菰葉蘋花飛白鳥一張紅錦夕陽斜又云公有胃中五色線平生補袞用功深

藝苑雌黃云李濟翁資暇集云假借書籍云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玉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借書一啗還書二啗後人更生其辭至於三四因訛爲癡焉緗素雜記載此二事云癡之与啗其義畧同或曰傭書者之誤予謂此二字皆非按廣韻云瓶丑飢切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盛酒瓶則借書一瓶當用此字或又用鴟字者鴟夷亦盛酒器也所謂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

盛酒人復借沽蓋此物也山谷詩云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鑠魚莫惜借行千里遠他日還君又一鴟然則借書一鴟用鴟字爲勝

茗溪漁隱曰余讀豫章先生傳贊云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寔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矣此語蓋本呂居仁江西宗派圖叙而言叙云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躰以此也

復齋漫錄云荆公詠淮陰侯詩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坐師廣武雖云晚計太踈略此事亦足垂千古二詩意同荆公送望之出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山谷黃雀詩牛大垂天且剖烹細微黃雀莫負生頭顱須復行萬里猶和鹽梅傳說羹

二詩使袁譚事亦同許彥周詩話云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最奇特事荆公詩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薄於德矣東坡詩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用事當如此向背

苕溪漁隱曰魯直過平輿懷李子先詩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臯題徐孺子祠堂詩白屋可能無孺子黃堂不是欠陳蕃二詩命意絕相似蓋歎知音者難得耳

復齋漫錄云豫章嘗自贊其真云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蓋亦取詩僧淡白寫真詩耳淡白云已覺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歎余兼尔俱爲未了人苕溪漁隱曰山谷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於少陵少陵詩云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又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盡堪傳之類是也故山谷云司馬丞相驟登庸詔用

元老超羣公又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之類是也近世風俗諛甚悉以丈相呼更不復知其字疇敢形入詩句必相顧而失色也禮記云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今不問其長幼悉以丈呼之是不曾讀禮記寧不羞乎

復齋漫錄云潘子真詩話云霜威能折綿之句余問山谷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凝酒清威正折綿庾肩吾詩也余讀晉阮籍大人先生歌畧曰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乃知折綿之事始於阮籍庾肩吾用此耳豈山谷偶忘之邪

復齋漫錄云東坡和山谷嘲小德末句云但使伯仁長還興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但使添丁長終興謝客家此李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仝子氣骨不相

屬也。絡秀本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庶出。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更覺其工。王符傳云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隱居著書以譏當世得失又欲彰顯其名故號潛夫論晉周顛字伯仁母絡秀少時在室顛父浚為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止絡秀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具數十人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因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大有益矣父兄許之後生顛及嵩謨並列顯位絡秀謂顛曰我屈節為汝家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吾亦何惜餘年顛等從命由是李氏遂得為方雅之族

茗溪

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二

後集

正月十八日校改正二十五字 薑庵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三

後集

秦太虛

藝苑雌黃云程公闢守會稽少遊客焉館之蓬萊閣一日席上有所悅自爾眷不能忘情因賦長短句所謂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也其詞極為東坡所稱道取其首句呼之為山抹微雲君中間有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人皆以為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語也予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駢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沉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沉香與夫睡起熨沉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歷處乃知名人必無杜撰語茗溪漁隱曰晁無咎云少游如寒景詞云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其褒之如此

蓋不曾見煬帝詩耳

復齋漫錄云少游別蘇子由于斗野亭作詩云古埭天連雁
荒祠木蔽牛不堪春解手更爲晚停舟子由和云飲食逢魚
鱉封疆入斗牛予觀其意上句取杜詩青竹筍迎船出白
白江魚入饌來其下句乃取庾蘭成路已分于湘漢星猶看
于斗牛也

復齋漫錄云少游爲千秋歲世尤稱之秦旣沒藤州晁無咎
嘗和其韻以弔之云江頭苑外常記春朝退飛騎軋鳴珂碎
齊謳雲遶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藉草猶相對洒涕誰
能會醉卧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觀英游改
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沉海中云醉卧藤陰蓋者少游臨終作
詞所謂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故無咎用之山谷守當
塗日郭功甫寓焉日過山谷論文一日山谷云少游千秋歲

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甫連舉數海字若
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未有以卻之次日功甫又過山谷問
焉山谷荅曰昨晚偶尋得一海字韻功甫問其所以山谷云
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甫不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
語以卻之

許彥周詩話云黃魯直愛与郭功甫戲謔嘲調雖不當盡信
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大有益於李詩
者不可不知也

茗溪漁隱曰和東坡金山詩云雲峰一隔變炎涼猶喜重來
飯積香維摩經云維摩詰往上方有國號香積以衆香鉢盛
滿香飯悉飽衆會故今僧舍厨名香積二字不可顛倒也太
虛乃遷就押韻殊不成語小詞云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
雨霏杏園憔悴杜鵑啼無奈春歸用小杜詩莫怪杏園憔悴

悴去滿城多少插花人春日云却憇小庭絕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語固佳矣第恐無此理香譜云香中尤忌麝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于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盡一蒂不獲然則海棠花下豈應麝香可眠乎同子瞻端午日遊諸寺云雙溪貫城郭暝色帶孤禽用老杜秦中紀行詩暝色帶遠客之語也

許彥周詩話云元撰作樹萱錄載有人入夫差墓中見白居易張籍李賀杜牧諸人賦詩皆能記憶句法亦各相似最後老杜亦來賦詩記其前四句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摧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吁嗟若數君子者皆不能脫然高蹈猶為鬼邪殊不可曉也若以為元撰自造此詩則數公之詩尚可庶幾而少陵之四句孤韻出塵非元所能道也茗溪漁隱曰余閱淮海後集秦少游有秋興九

首皆擬古人如韓退之李賀杜牧之白居易李太白杜子美玉川子孟郊韋應物內擬子美詩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摧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車馬憧誰道義市朝衰共埃塵覓錢稚子啼紅頰不信山翁篋笥貧前四句與樹萱錄同竟誰作邪

詩說雋永云秦湛處度為韓膺曹作枝巢詩建炎間在會稽一日語伋云先得兩句大勝商山老同居一木奴杌裡危中壘高聳堦中雖未知後成篇否茗溪漁隱曰玄恠錄云巴印人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人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為人摘耳處度此詩殊不善用事此但言橘中之樂不減商山烏得便謂商山老每橘有二老人亦烏得謂之同居也若

東坡洞庭春色賦云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謝無逸詠橘詩云巴邛清霜後獨餘兩大橘一朝剖而食四老欣然出乃知避世士退藏務深密皆善用事無疵病可指摘也

陳履常

復齋漫錄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其後又寄黃克前四句云俗子推不去可人廢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蓋無已得意故兩見之

復齋漫錄云晁無咎玉山過彭門而無已廢居里中無咎出小鬟舞梁州佐酒無已作木蘭花云娉_二鬟_二芍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垂心倒郎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_二休_二白髮簪花各自羞無咎云人疑宋開府鐵心石

腸及為梅花賦清駛艷發殆不類其為人無已清適雖鐵石心腸不至于開府而此詞清駛艷發過於梅花賦矣茗溪漁隱曰乙酉歲余歸茗溪上才獲復齋漫錄見無已小詞因筆之

茗溪漁隱曰履常絕句云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与温公進呈資治通鑑表云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其相脗合豈偶然邪

復齋漫錄云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剪綵為人或鏤金薄貼屏風上亦戴之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無已立春詩云巧勝向人真耐老衰顏從俗不宜新更覓其工茗溪漁隱曰余閱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剪綵為人或鏤剪金薄為人貼屏風亦戴之頭鬢以識新歲更始所云止此即無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九字復齋以無已詩有衰顏從俗不宜新之句

遂牽合撰此九字亦誣甚矣

文昌雜錄云立春日賜三省官采勝各有差謝于紫宸殿門
杜臺卿說正月七日爲人日家二剪綵或鏤金薄爲人以貼
屏風亦戴之頭髮今世多刻爲華勝像瑞圖金勝之形引釋
名華像草木華也勝言人形容止等一人著之則勝又引賈
充李夫人典誠曰每見時人月旦花勝交相遺與謂正月旦
也今俗用立春日亦近之然公卿家尤重此日莫不鏤金刻
繒加飾珠翠或以金銀窮極工巧交相遺問焉

許彥周詩話云無已賦宗室畫詩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
金不當價又作曾子固挽詞丘園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近世
詩人罕匹其儔

茗溪漁隱曰寄送定州蘇尚書云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
復作兜牟齊武帝戲周盤龍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

于兜鍪履常反用此事意言蘇公之才學不當臨邊然頗牧
出于儒林古人以爲美談履常之言殊覺非也

茗溪漁隱曰杜牧之早雁詩云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
數聲來六一居士汴河聞雁云野岸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
客愁眠皆言幽怨羈旅聞雁聲而生愁思至後山則不然但
云遠道勤相喚羈懷悞作愁則全不蹈襲也

復齋漫錄云漢臯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雁云更無聲接續
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爲鮑孤雁凡物有羣而孤者皆然何獨
雁乎然予觀司馬文正詩話乃謂當爲河南府法曹常忤知
府薛映因賦孤雁詩所謂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
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雁與張君所記不同
而詞意亦大非前句可及當以張君所記爲失也

晁無咎

復齋漫錄云無咎評本朝樂章不見諸集今錄於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悽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是着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茗溪漁隱曰無已稱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迨

也無咎稱魯直詞不是當家語自是着腔子唱好詩二公在當時品題不同如此自今觀之魯直詞亦有佳者第無多首耳少游詞雖婉美然格力失之弱二公之言殊過譽也

茗溪漁隱曰雪浪齋日記謂晏叔原工于小詞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不媿六朝宮掖躡無咎評樂章乃以為元獻詞誤也元獻詞謂之珠玉集叔原詞謂之樂府補亡集此兩句在補亡集中全篇云彩袖慙慙捧玉鍾當年拚却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詞情婉麗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

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
為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
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
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
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徧舉五代
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
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
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
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
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
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
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蠶水
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尔又往不協音律者何邪蓋

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
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
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
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
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
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
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叙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
故寔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丰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
故寔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苕溪漁隱曰易
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
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之詩云不知羣兒
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正為此輩發也
東臯雜錄云予昔為太孛生暇日遊西池過道者院池上壁

間見東坡題詩下馬逢佳客携壺傍小池清風亂荷葉細雨
出魚兒并好能冰齒茶甘不上眉歸途更蕭瑟真個解催詩
後有諸公和獨記無咎一聯云雨園鳩逐婦風徑燕將兒亦
佳句也

復齋漫錄云元豐己未廖明略晁無咎同登科明略所遊田
氏者麗姝也一日明畧邀無咎晨過田氏遽起對鑑理髮且
盼且語草_二粧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畧故有意而莫傳也
因為下水船一闕云上客驪駒至鸚喚銀屏睡起困倚妝臺
盈_二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環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
鏡向我橫秋水斜領花交鏡裏淡拂鉛華匆_二自整羅綺斂
眉翠雖有惜_二意空作江邊解佩情何寄

張右史

復齋漫錄云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

蓋用郎士元送楊中丞和番詩耳郎詩云河陽飛鳥外雪嶺
大荒西

復齋漫錄云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
風來者怨若使人_二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文潛用其意
別為一詩云南風霏_二麥花落豆田漠_二初垂角山邊夜半
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瀟_二蠶簇寒蠶婦低眉憂繭
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

茗溪漁隱曰夜涼江海近天濶斗牛微張右史集中佳句也
備成集中亦有之蓋誤收入非東坡所作李太白有云天清
一雁遠文潛有云天形一雁高二句俱工未易分優劣也
金石錄云唐昭陵六馬贊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為文
刻石于昭陵又琢石像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為贊刻之皆歐
陽詢八分書世以為殷仲容書非是至諸降將名氏乃仲容

書耳。茗溪漁隱曰：文潛有昭陵六馬詩云：天將剗隋亂，帝遣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開。馳不及視山，立儼莫回。長鳴視八表，擾萬鴛駘。秦王龍鳳姿，魚鳥不足摧。腰間大白羽，中物如風雷。區數豎子縛，取如提孩手。持掃天帚六，合無塵埃艱。難濟大業一，非常材惟時。六驥足績與英衛，陪功成鏘八鸞。玉輅行天街，荒涼昭陵闕。古石埋蒼苔，文潛得意筆也。

溪堂居士

復齋漫錄云：無逸嘗于黃州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城子詞云：杏花村裏酒旗風，烟重水溶溶。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外晚燈籠，粉香融。淡眉峰。記得年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過者必索筆于館卒，頗以為苦，因以泥塗之。

復齋漫錄云：晉許遜為旌陽令時，江西有蛟為害，旌陽與其徒吳猛，仗劍殺之，遂作大鉄柱以鎮壓其處。今豫章有鉄柱，觀而柱猶存也。無逸嘗賦詩云：豫章城南老子宮，堦前一柱立積鉄。云是旌陽役萬鬼，夜半昇來老蛟穴。插定三江不沸騰，切勿搖撼坤軸裂。蒼苔包裹鱗皴皮，我欲摩挲肘屢擊。旌陽挈家上天去，只留千夫應門戶。西山高處風露寒，茲事恍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朱亥，袖往橫山打狂虜。

張芸叟

復齋漫錄云：芸叟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乍成春服，乍熟醞醖。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聞見，難可着摸。石延年之詩如飢鷹夜歸，岩冰春拆。迅逸不可言。蘇東坡之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不覺令人神。攖仔細檢點，不無利鈍。梅聖俞之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

王公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甫之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世以為知言余謂芸叟之論公否未敢必然觀東坡所記芸叟西征途中詩止云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而已則東坡蓋不以善詩待芸叟邪

茗溪漁隱曰西清詩話蔡百衲條所撰也已嘗行于世矣余舊錄得百衲所作詩評今列于此云柳子厚詩雄深簡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與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至若君子高處廊廟動成法言恨終欠風韻黃太史詩妙脫蹊徑言謀鬼神唯胸中無一點塵故能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尚隋在玄妙窟裏東坡詩天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發明殆盡萬斛泉流未為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雜以滑

稽故罕逢醞藉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
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奈時有野態劉夢得詩
典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白樂天詩
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雖美終帶風塵李太白詩逸
態凌雲照映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躰段畧不近渾厚韓退
之詩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粗疎柳柳
州詩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蕩也薛
許昌詩天分有限不逮諸公遠矣至合人意處正若芻豢時
復咀嚼自佳王介甫詩雖乏丰骨一番出清新方似李語之
小兒酷令人愛歐陽公詩溫麗深穩自是學者所宗然似三
館畫手未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風調高華片言不俗
有類新及第少年畧無少退藏處固難求一唱而三歎也右
此十四公皆吾生平宗師追仰所不能及者留心既久故閑

得而議之至若古今詩人自是珠聯玉映則又有不得而知也

王仲至

復齋漫錄云仲至與少游謁恭敏李公飯于閑燕堂即席聯句云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尊酒暫回春欽臣已聞璧月瓊枝句更看朝雲暮雨人觀老愧紅妝翻曲妙喜逢佳客放懷新欽臣天明又出桃源去此境何時再問津觀復齋漫錄云仲至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三

此卷校正一百二十字 正月十九日

茗溪

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四

後集

張天覺

復齋漫錄云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鳥亦好徽宗親題于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鳥曾貴士門堪羅雀稱衰翁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于杜子美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為嫌者蓋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茗溪漁隱曰東坡有云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鳥亦佳對也

茗溪漁隱曰梅聖俞有續金針詩格張天覺有律詩格洪覺範有禁巒此三書皆論詩也聖俞金針詩格云有內外意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含蓄方入詩格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旌旗喻號今日暖喻明時龍蛇

喻君臣言號令當明時君所出臣奉行也宮殿喻朝廷風微
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
所也如鳥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言明君理化一統也天覺
律詩格辨諷刺云諷刺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若廟堂
生莽卓岩谷死伊周之類也未如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
花濃喻媚臣秉政春寺比國家竹細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
見用也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沙鳥晴飛遠喻小人見用
漁人比君子夜不明之象言君子處昏亂朝廷而樂道也芳
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芳草比小人馬喻勢利之
輩雲喻諂佞之臣樓比鈞衡之地若此之類可謂言近而意
深不失風騷之躰也其說數十悉皆類此覺範禁巒云杜子
美詩言山間野外事意在譏刺風俗如三絕句曰楸樹馨香
倚釣磯斬新花藥未應飛言後進暴貴可榮觀也不如醉裏

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言其恩重材薄眼見其零落不
若未受恩眷時比天恩以雨多故致花易壞也門外鷓鴣久
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自
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言君子蒙以養正瑾瑜匿
瑕山藪藏疾不發其惡而小人未革面諂諛不知媿恥也無
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
嗔不出迎言唯守道爲歲寒也前輩多法其意作之如韓
稚圭詩曰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閑又蔡持正詩
曰風搖熟果時閑落雨滴餘花亦自香以雨比天恩也桔槔
比宰相功業之就已退閑矣時公在相州作熟果比大臣黜
落時公在安州覺範舊遊天覺之門宜其論詩之相似也余
謂論詩若此皆非知詩者善乎山谷之言曰彼喜穿鑿者棄
其大旨取其發興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虫以爲物物皆

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詩委地矣

唐子西

茗溪漁隱曰上張天覺內前行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此語善于叙事質而不俚又云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向來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絕四錢此語善于諷誦當而有理皆可法也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栖禪暮歸云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語意俱新矣

茗溪漁隱曰晚春云水國春深梅子雨江天日暮鯉魚風用李賀江樓曲云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子西有云素知行路惡敢厭在家貧樂天有云始知為客苦不及在家貧二聯語意絕相類並佳句也

復齋漫錄云辨蜀論云自頃諸公議論頗以蜀人為疑苟可

宋本是時下有五將
二字

以防閑沮遏無不為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呂布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景稱南唐錢鏐稱吳越劉崇稱東漢而馬殷王審知高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其大畧如此余後因讀外史檣杙見五代時後唐魏王伐蜀之後朝廷頗疑蜀人凡有勢力貨產之族悉令遣入洛隱士張立為詩以諷曰朝廷不用憂巴俗稱伯何曾是蜀人乃知子西用其意凡子西數百言而立以十四字盡之可謂簡而當矣

復齋漫錄云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

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于成都秦因遣張儀隨石牛以入蜀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蜀人吳師孟醇翁金牛驛辨之以詩云唱奇騰怪可刪修爭奈常情勝謬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勾天波到海流自哂據經違世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韓子蒼

詩說雋永云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置子蒼其間韓不悅而蘇黃門初見韓詩自云愜然再見儲光羲也苕溪漁隱曰余閱樂城集有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云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再見儲光羲

復齋漫錄云子蒼嘗言作詩文當得人印可乃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

復齋漫錄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館中上元游葆真宮觀燈詩云開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好共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為李益何邪然蘇意乃取梁朱起望月詩耳朱云唯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苕溪漁隱曰東坡續麗人行詩注云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內人極精戲作此詩云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春風初破睡若教回首更嬾然陽城下蔡俱風靡子蒼用此意題伯時所畫宮女云睡起昭陽暗淡粧不知緣

底背斜陽若教轉盼一回首三十六宮無粉光終不及東坡之偉麗也

復齋漫錄云皮日休謝人送酒云門巷寂寥空紫苔先生應渴解醒盃醉中不得相親問故遣青州從事來晉桓温有主簿善別酒味以好者為青州從事謂青州有齊郡言到臍也子蒼謝信守連鵬舉送酒云上饒藉甚文章守曾共紫微花下盃鈴閣晝閑思老病故交從事送春來意思頗同當有辨其優劣者

詩說雋永云王咸平黼為校書郎日嘗夢龍降其室故子蒼作咸平生日詩云昔年親擢校書郎夜夢蒼龍繞屋梁異事那知今日應六龍深駐載賡堂又云已向叢霄侍玉宸謁來端為付經綸不須更說人間事曾是仙中第一人黃和固陵御製詩云君王龍記赭加卿即其事也

復齋漫錄云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畫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孫叔向有經昭應温泉詩云一道泉回繞御溝先皇曾向此中游雖然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又用孫語也茗溪漁隱曰余以陵陽集閱之子蒼十絕為葛亞卿作皆別離之詞必亞卿與妓別子蒼代賦此詩其詩云妾願為雲逐畫檣君言十日看歸航以此可知也又云初合雙鬟觸事羞離筵酌酒強回頭縱言眼軟偏饒淚莫道心癡不解愁亦佳句也徐師川跋云夏木陰陰欲放船黃鸝啼了落花天十詩說盡人間事付與風流葛稚川

茗溪漁隱曰子蒼題明皇上馬圖云翠華欲幸長生殿立馬樓前待貴妃尚覓君王一回顧金鞍欲上故遲遲余舊觀蔡

天啟集中有此詩竟誰作邪

復齋漫錄云李彭商老有建除躰贈子蒼云滿朝以詩鳴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蓋是時子蒼自館職斥宰分寧縣時也子蒼有和李上舍冬日詩家為世所推故商老有黃葉之句全篇云北風吹日晝多陰日暮擁堦黃葉深倦鵲遶枝翻凍影飛鴻摩月隔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顧藉微官年少事病來那復一分心

茗溪漁隱曰鄭谷等共定今躰詩格一進一退韻如李師中送唐介七言八句詩是也子蒼于五言八句近躰詩亦用此格其詩云盜賊尤如此蒼生困未蘇今年起安石不用笑包胥子去朝行在人應問老夫髭鬚衰白盡瘦地日攜鉏蓋蘇夫在十虞字韻胥鉏在九魚字韻

詩說雋永云子蒼和人詩云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鮎魚上

竹竿茗溪漁隱曰余躰躰銓選四十載拙固有之貧亦宜然每以子蒼自况屢哦此一聯真余著題也以陵陽集徧尋無之因足成一章云執戟老人雙鬢班陸沉三世不遷官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鮎魚上竹竿豈有葡萄博名郡空餘首藉上朝盤榮華氣象無絲許正坐平生骨相寒

茗溪漁隱曰汪彥章自吳興移守臨川曾吉甫以詩迓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詔水精宮裏近題詩先以示子蒼子蒼為改兩字白玉堂深曾草詔水精宮冷近題詩迥然與前不侔蓋句中有眼也

茗溪漁隱曰子蒼謝人寄茶筴子詩云看君眉宇真龍種尤解橫身戰雪濤盧駿元亦有此詩云到底此君高韻在清風兩腋為渠生皆善賦詠者然盧優於韓

陳去非

茗溪漁隱曰去非舊有詩云風流丘壑真吾事籌策廟堂非
所知其後登政府無所建明卒如其言九日詞云九日登臨
有故常隨晴隨雨一傳觴用退之淮西碑欲事故常之語又
憶洛中舊遊詞云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
月去無聲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此數語奇麗簡齋集後
載數詞惟此詞為優

詩說雋永云京師葆真宮垂楊映沼有山林之趣去非將罷
尚符日題其池亭云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
小立待其定

茗溪漁隱曰去非詩云一官成一集盡付古沙頭蓋用王筠
事而楊大年亦如此南史王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
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大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
凡一百卷行于世本朝名臣傳楊億為文每官成一集所著
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辭榮冠鰲等集
四六談塵云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
大憂為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為語忌王
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矧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
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周明老

復齋漫錄云荆楚歲時記云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
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肥牛綠野深又
見明老詩葉云疾風甚雨悲遊子峻嶺崇岡非故鄉茗溪漁
隱曰余亦云飛絮落花春向晚疾風甚雨暮生寒

茗溪 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四

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五

後集

本朝雜記上

蔡寬夫詩話云唐學士院在右銀臺內含光殿宴罷歸院多
 經獻武樓故鄭畋酬通義劉相瞻詩曰劉剛暗借飄輪便獻
 武樓中似去年蓋以嘗與瞻同為學士侍宴故也故事凡禁
 中有燕設則學士院備食以延從官宋宣獻公罷禁林後因
 宴日再至以詩寄故院云雲間乍闕仙韶曲禁裏還過獻武
 樓蓋用唐事前輩立意命辭皆不草草此尤精確云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言玉堂故事人多不解 太宗嘗飛白

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 正字以英廟諱 蓋此四字出于漢李尋

傳且玉堂殿名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待詔黃門故

云久污玉堂之廬至 英廟嗣位乃行撤去及元豐中有翰林

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復榜院門以為臣下光寵詔可是乞

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僕退而檢漢書蓋漢之待詔者或在公車或在金馬門或在宦者或在黃門時李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往問災異對曰臣尋位卑術淺偶遇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污玉堂殿之廬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然制度不見其詳獨翼奉傳畧載之奉嘗上疏曰漢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徭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乃武帝所造也僕後以問先生先生曰然若溪漁隱曰金坡遺事云淳化二年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有劄子乞御書玉堂之署太宗飛白四字付宰臣李昉于中書面賜之以光禁林事始于此也

復齋漫錄云錢內翰希白書景詩云雙蜂上簾額獨鵲裊庭柯一裊字取其所用意處然韋蘇州聽鶯曲有時斷續聽不

了飛去花枝猶裊裊已落第二矣

許彥周詩話云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躰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于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疏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歎老功名高後轉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游洛水濱昨日庭趨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又作擬盧仝詩云門前飛楊花屋後惡水鳴青蛙案上兩卷書堯典與舜典留與添丁作生涯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茗溪漁隱曰沈存中筆談云真宗時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

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終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故呂居仁寄向縣丞詩云耐官丞相風流在坐守簞瓢不訴窮張仲宗作向伯恭雍熙堂詩亦云家世從來耐官職百年猶見典刑存然本朝名臣傳乃云李文靖沆其初相也真宗密使中人覘之曰朕首命沆為相汝私往觀其忻戚中使還言其門無車

馬蕭然如常上歎曰李沆大耐官職豈非名臣傳所記之誤邪

幕府燕閑錄云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為然即請守相州茗溪漁隱曰先君有言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者或者獻詩於魏公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為畫錦之榮可謂能規勸矣

文昌雜錄云太師潞公西歸開封推官趙君錫作小詩二十篇紀恩寵以送行其尤為人傳誦者如樂人都用教坊家席上羣公換口誇內裏宣來蕉葉盞御前賜出綾金花坐上纔初佳句傳中官寫得便聞天聖人含笑搜尋了依韻當時賜和篇西苑重排餞會時新篇御製降彤墀明朝上已無公事赴宴臣僚總進詩雖王建宮詞無以過此也

法藏碎金云予壯歲歷官之日嘗見公館壁上有題詩云猛風拔大樹其樹根已露上有寄生草青青猶未悟不知何人之作也因知物理自昔而然先覺形言警戒多矣

復齋漫錄云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曆中以鄂州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余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鬪閃鑠黑浪高於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迺知當世取肩吾末句題於江亭耳非自作也

東臯雜錄云呂文穆蒙正少年讀書西京龍門利涉院壁間題詩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狀元宰相之兆已見于此詩矣

茗溪漁隱曰荆楚歲時紀云立春日悉剪綵爲燕子以戴之故歐陽永叔詩云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殿鬪簪雙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皆立春日貼子詩也

藝苑雌黃云修真入道祕言曰以立春日清晨北望有紫綠白雲者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乘八輿上詣天帝子候見當拜自陳某已乞得給侍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昇天歲時廣紀載此事云臣錯按舉場嘗試立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故蘇子容作皇太妃閣春貼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許冲元作皇帝閣春貼子云三素雲飛依北極九農星正見南方

法藏碎金云世間人中年二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輕

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負名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之事乎

上庠錄云胡先生瑗湖州人以德行名於時州人遣子弟從之學者數百人慶曆四年仁宗興太學有司乞下湖州取先生法以為太學法遂著為令傳者謂今五等齋規是也後數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四方之士聞先生名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遂傍取官舍以為學舍太學西廡即御書閣所在祖宗以來嚴火禁而齋不許燈先生請於朝乞勿禁燈惟遺火者以皇城法論自是士始便之

四六談麈云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制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荆公

退居金陵屢用之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中書舍人六員皆預省事嘗以其間一人專掌書畫故謂之知制誥闕則用他官兼知其後翰林置學士遂分內外制學士自外官拜者貞元初皆召試制書批答詩各一首張仲素後有加賦一首名曰五題惟自中書舍人拜則免試為其嘗已掌外制故也李文正公顯德中以主客員外郎遷屯田郎中為學士竇儼以詩賀之曰新銜錦帳連三字舊制星垣放五題蓋以此也貞元以前學士職尤未重故滿三歲始遷知制誥元和後自學士入為相者十七人故自舍人拜者皆以為優然制誥本中書正職事何用更入銜元豐官制行雖以六舍人分隸六房事命詞書畫皆隨其房掌之員闕則事簡者兼遂削去知制誥而惟學士帶之蓋

制命本出中書學士特掌之故耳此所以為稱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床
几面南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床坐于西隅謂之壓角不知
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此禮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日設檀
褥于庭下北向再拜閣老一人別設褥位立于東北隅候上
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之壓角蓋有餘風也吳正
憲詩云壓角舊儀煩閣老濡毫逋責費公移宋龍圖次道詩
云聖世建官追茂制唐家壓角失前規皆以記此宰相不親
送或曰馮瀛王為相時判紙尾罷之後遂不講舊制辭皆有
潤筆隨官品定數以謂當制官辭頭疎數不同其所得亦有
多寡不均因請集而分之故晏元獻有潤毫均厚薄之句其
後有當送而不至者往往牒催是以正憲公詩併及之此皆
西垣舊事元豐官制行遂罷潤筆今惟石刻官品物數尚

龕於舍人廳壁云

文昌雜錄云余記中書舍人禮上壓角未詳何義按唐裴坦
傳載令狐綯薦坦為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
初詣省視事回丞相送之施一榻于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
重愧謝休喟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
出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閣長立褥
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丞相作掖垣叢志亦不解其事未知
何者為是又唐國子祭酒李涪作刊誤云兩省官上事日宰
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牀
連上事官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以下以南為上差
誤相承寔乖禮敬何不為丞相設位于眾官之南常侍諫議
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為儀由此
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

馮道爲宰相判狀尾罷之應自此閣長立于東北隅猶謂之壓角如宋次道所紀也又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三月勅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兩省上事宰相壓角之禮宜廢

復齋漫錄云亭亭畫舸係春潭只向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張文潛詩也王平甫嘗愛而誦之然余謂張特取東坡長短句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之句茗溪漁隱曰余以張右史集徧尋無此詩蔡寬夫詩話以謂此詩嘗有人於客舍壁間見之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之二說竟未知孰是

茗溪漁隱曰余於叢話前集云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其果一人邪果二人邪今觀歐陽永叔詩話云鄭工部文寶於張僕射園吟詩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卧開花蔡寬夫詩話云鄭兵部仲賢歐陽文忠

公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爲集中少比即前一聯詩是也以此考之則文寶仲賢蓋是一人名與字耳但工部兵部之稱不同西清詩話云緱山王子晉祠詩是鄭工部文寶題則工部之稱與歐公同但蔡寬夫誤作兵部耳余又於前集云夷季幼槃或謝邁之字乎比見臨川謝幼槃文集方知幼槃是謝邁之字無逸之弟也其謝夷季却別是一人

四六談塵云王荆公拜相麻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於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袞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兩觀寒翔於霄漢闕庭煥麗十戶開闔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話美方諤上廣守詩鱷去溪潭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不可以字孟嘗

君遷就也

茗溪漁隱曰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師至汴口並無山惟隔淮方有南山米元章名其山為第一山有詩云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沒翠屏間莫能衡霍撞日斗且是東南第一山此詩刻在南山石崖上石崖之側有東坡行香子詞後題云與泗守游南山作字畫是東坡所書小字但無姓名崇觀間禁元祐文字遂鐫去之余頃居泗上皆打得此二碑至今尚存其詞云北望平川野水荒灣共尋春飛步屣顏和風弄袖香霧縈鬟正酒酣人語笑白雲間飛鴻落燕相將歸去淡消娟玉宇清閑何人無事宴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上庠錄云世稱太學聚天下士既知道理又無持祿固寵之累故其品藻人物皆合公議于是以太學為無官御史臺神宗謂舒亶曰頗聞太學生好雌黃人物雖執政官亦畏其

口何也然則無官御史臺之號恐自此始

東臯雜錄云蔡忠懷秉政日吳處厚數干以差遣得知漢陽不如意忠懷俄出守安陸賦詩十絕處厚乃箋注文致其怨望疏于朝宣宗大怒遂竄新州處厚改知衛州素餌疏黃至是疽發于腦自嚼其舌斷而死茗溪漁隱曰余于叢話前集已載持正因吳處厚箋注其詩而得罪今錄此事以附益之姑為小人之戒也

四六談塵云四六全在編類古語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句司馬文正有金桴王岐公在中書極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李衛公作文箴云譬諸日月雖終古嘗見而光景嘗新宣和末罪已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呂成公求退表云侵尋甲子六十有三

補報朝廷萬分無一乃出於李黃門邦直

東臯雜錄云熙寧中章子厚奉詔城沅州時陶弼知辰州贈詩云善戰無如新息侯漢兵纔渡綠蘿州愛君挽我陶溪粟直到牂牁水口頭詩刻今在沅州洪江寨寨正與牂牁水相直

復齋漫錄云熙寧六年冬建昌軍城北五里間甘露降於進士徐上交別業松上濃厚如酒澤其味甜香上交折松枝獻於太守張子方子方率僚屬就觀之欲以上聞路過鳳凰山下牧童見車馬相叫呼曰此山上亦多甘露何獨徐家地分乎羣童各持松葉吮弄甚多時有野叟賣藥於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物爲甘露露自天降而徧於數畝間乎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按之有道人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

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湧併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元祐丙子渾城西天慶觀松一株有甘露郡人皆以爲祥及聞此野夫之說有詣天慶觀觀之昔時甘露所降之松果已先枯矣

上庠錄云熙寧間有福州洪浩居太學累年其父以詩寄之云太學何蕃且一婦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應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婦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詠式微浩得詩感泣於是捐諸生遂婦聞而婦者十五六焉逮紹聖間始著婦省之令然猶九年爲限崇寧二年推行三舍有司以學法進呈徽宗曰興學校以厚人倫申孝弟而學生有祖父母父母不婦省侍立法有九年之久考之人情頗爲未安因改爲三年之限茗溪漁

隱曰雲齋廣錄亦載前詩以洪浩為餘杭人

復齋漫錄云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中始稱傳東坡諸公繼有詩咏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訥禪師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下名香獨見知張祠部圖之強名佳客以瑞為睡焉其詩曰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竊花莫撲枝頭蝶驚覺南柯半夢人茗溪漁隱曰余觀元祐羣公集並無詠瑞香花詩惟東坡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云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淺色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簷蔔林結為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又有西江月詞二首其一云領巾飄下瑞香風驚起謫仙春夢其一云更看微月轉光風歸去春雲入夢東坡詞意亦與張祠部詩意相類但能含蓄之耳

茗溪漁隱曰陳子高九日瑞香盛開有詩云宣和殿裏春風

早紅錦薰籠二月時流落人間真善事九秋霜露却相宜俚俗因此詩遂號瑞香為錦薰籠余嘗嫌其名不雅未能易之也兼此詩亦淺近子高別有古詩一篇意含諷刺語加微婉得騷人之躰格其詩云佳人在空谷雙星思銀河契濶不有命盛時豈蹉跎娟娟匡廬秀如此粲者何香蜜綴紅糝寶薰罩宮羅幽窓下團欒微風自婆婆寂寥千年初戢戢蓬艾多何階託方便百金聘倚籬赤欄青篋舫丁寧護根窠泥沙亦天幸扳聯入宣和誰令蘭蕙徒憔悴守岩阿

許彥周詩話云陳克子高作贈別詩云淚眼生憎好天色離觴偏觸病心情雖韓偓温庭筠未嘗措意至此

茗溪漁隱曰木樨閩中最多路傍往往有參天合抱者土人以其多而不貴之漕宇門前兩徑自有一二百株至秋花盛開籃輿行清香中殊可愛也古人賦詠惟東坡倅錢塘八月

十七日天竺送桂花分贈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藥乾此花
元屬桂堂仙鷲峰子落驚前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戒山
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鬪清妍顧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
澗邊陳去非有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
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
新夢一枝喚起幽禪万俟雅言有詞云芳菲葉底誰會秋
江意深綠護輕黃怕青女霜侵憔悴開分早晚都占九秋天
花四出香七里獨步珠宮裏佳名岩桂却是因遣子不自月
中來又那得蕭蕭風味霓裳舊曲休問廣寒人飛太白酬仙
藥香外無香比

文昌雜錄云京師貴家多以醪醖漬酒獨有芬香而已近年
方以榭楂花懸酒中不惟馥郁可愛又能使酒味辛冽始於
戚里外人蓋未知也

文昌雜錄云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株極大花多而
不寔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
深忽攜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
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
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上庠錄云貢士舉院其地本廣勇故營也有文官花一株花
初開白次綠次緋次紫故名文官花花枯經年及更爲舉院
花再生今欄檻當庭尤爲茂盛

文昌雜錄云兵部杜負外言今關中有白蕤械樸也芄芄叢
生民家多採作薪且言烟與他木異嘗取試之其烟直上如
線高五七丈許不絕詩所謂薪之樵之物雖微可以升燎於
上帝亦蘋蘩蘊藻之類邪

茗溪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五

據宋刊本校正五十三字 正月二十日書潛記

後集

Blank columns for text.

茗溪

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六

後集

本朝雜紀下

呂氏童蒙訓曰徐仲車山陽人小許榜登科初從安定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仲車一日因具公裳見貴官因思曰見貴官尚具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捐母事母至孝山陽人化之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壽昌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遣出之因是不知所在壽昌既長求之不得乃棄官尋之刺血書懺以散與人至是得之于同州迎以歸錢子飛知永興軍奏其事乞加旌賞故召之王介甫方以李定為至孝故送壽昌赴審官而壽昌以同母弟妹皆在同州乃折資授河中通判茗溪漁隱曰東坡云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云嗟君

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
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升青天愛君五十着綵
服兒啼却得償當年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
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感繡感君離合我酸心此事
今無古或聞長陵謁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善桃
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譏穎谷封人羞自
薦日錄又云淮南轉運司躰量李定嘉祐八年四月母亡不
曾丁憂介甫以李定為至孝何其蔽邪

復齋漫錄云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
君自為兒時愴然有感其言語聲息未嘗不在蜀也與尚書
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
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還省母復至涪閬往
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五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

或為感泣一時名士皆賦詩以誌其事器資詩略云河可以
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
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郭功甫詩略云父昔離家子方孕子
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
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四六談塵云四六施于制誥表奏文檄以便于宣讀多以四
字六字為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為對習尚之久至今未
能全變前輩無此躰也此起于王咸平翰苑之作人多倣之
兼四六之義在于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以經語
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安帖 太祖郊祀陶穀作
赦文不以邊豆有楚對黍稷惟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
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
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

宋景文筆記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健快然不可施于史傳余修唐書未嘗以唐人一詔一令載者惟捨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鞀鼓非所施也

呂氏童蒙訓云龔殿院彦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簽判瀛州其弟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彦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為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陽見兩龔近時貴人如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及也

東臯雜錄云青社表海亭取太公表東海之義元祐初曾子宣為守鼎新之賦詩云表海風流舊所聞青冥飛觀一番新山河十二名空在簷履三千迹已陳極目烟嵐九霄近滿川

樓閣萬家春由來興廢南柯夢且喜登臨屬後人

文昌襟錄云工部王侍郎云昨謫守單州後圃有宓子賤琴臺為一郡之勝獨此可以銷憂且有詩云琴聲久逐秋雲去臺勢空隨古堞高既召還見于垂拱殿與呂資政同班殿廬因話琴臺後數日呂遂知單州甚可異也

許彥周詩話云蘇太監作文饒毅作鴻溝詩云置俎均牢彘我冠信沐猴方矜几上肉已隋幄中籌海嶽歸三尺衣冠闕一丘路人猶指似山下是鴻溝

四六談塵云綦叔厚草蜀將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云蜀道之難辛炳為中司遽作彈文曰川猶未失也綦自辨其語上曰朕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

復齋漫錄云劉偉明贈熊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為橐在蜀宣風繡作衣蓋南史劉香傳著紫荷橐事見張安世傳持

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為芰荷之荷何邪

東臯雜錄云李誠之才致高妙守邊有威信熙寧初荆公用事議論不合退居汶上題詩云燕子知時節還尋舊宇歸新人方按曲不許傍簾飛嘗作昭陵挽詞云堯民喪考無生意杞國憂天有壞時聞道宗祧歸聖嗣一時收淚賀重熙其佳句甚多

東坡云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入梅山溪洞中說降其首領見洞主蘇母家有神畫被服如士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知桂州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扣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為提刑桂府爾吾識誠之知其為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獠乃爾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爾許彥周詩話云晁無咎在崇寧間次李誠之長短句韻以弔

便与二句字本誤
他鈔本改

誠之曰射虎山邊尋舊迹騎鯨海上追前約便與江湖永相忘還堪樂不獨用事的確其措意高古深悲而善怨似離騷故特錄之

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于廬山東林裕老庵庵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皴剥玉嶙峋高脚分明似古人解與乾坤生氣概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物年年換擺捩窮愁日日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最相親王荆公為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為知己

茗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盧龍圖秉少豪逸熙寧初遊京師久不得調嘗作書曰青衫白髮病叅軍旋糶黃梁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何須騎馬傍人門荆公一見曰此亦非碌碌者即薦用之前此蓋未嘗相識也又石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荆公為憲江東巡歷按酒務始至

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裡
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携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即召與語
嘉歎之久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荆公以三詩而取三士其
樂善之心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

許彥周詩話云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于
千載之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
輩稱贊人略緣寔也

復齋漫錄云王綵輔道觀文韶子也 徽宗朝妄奏天神降
于家卒以此受禍人以其父熙河妄殺之報耳嘗為漁家傲
詞云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
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洛水東流山四遶路傍幾個新華
表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烟寒雨埋荒草

詩說雋永云孫伯野宣和間為中書舍人論麗人入貢所過

騷動貶散官居于蘄州許崧老時為給事中乃封駁曰孫傳
山東野人乞從末減楊時可時為省郎以詩送孫曰清議豈
徒光四戶直聲應已到三韓黃門有手能批敕太學無人為
舉幡四六談塵云孫伯野論麗人搔擾中批云至乃用蘇軾
語全無顧忌孫表云不知言語之合前人但見裔夷之負中
國

茗溪漁隱曰宣政間京師置四輔郡拱州東輔也 先君時
為宗學官從兄孝著遊學拱輔因有書來 先君寄之以詩
曰東輔書初至西宮夜正寒感時嗟阻濶喜汝報平安學
耨知兼力辭淳發巨瀾三冬文史足軒翥未應難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閑來往時送江
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茶蘼詩云晚風亦自知人意時去
時來管送香吳取此耳

茗溪漁隱曰胡宿詩風花飛有態烟絮墜無痕張先詞柳徑無人墜飛絮無影二人詩詞頗相類

三山老人語錄云孫元中故事云好事多載酒殺時念揚雄之句諸公盡登臺省誰憐鄭老之窮對偶亦新奇

復齋漫錄云翟嗣宗尉臨淮頗為監司所窘遂於臨淮館驛題蜘蛛詩其序云偶見蜘蛛因成四韻織絲來往疾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網紀亦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簾外飛蛾亦懼他莫學螳螂捕蟬勇須知黃雀奈君何林子中時為發運過而見之召而誚責且戒以無為浮薄因薦之于朝云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記徐師川早朝詩內一聯云黃氣遠臨天北極紫宸住在殿中央以余觀之乃全是杜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央一聯也

詩說雋永云徐師川贈鄭公寔詩云平生不喜劉蕡策色色人中自有人又云字得蘇黃妙文薰班馬香鄭有詩集其間與張嘉父唱酬頗多茗溪漁隱曰師川因鄭謔而進致身樞府東湖集中與鄭唱酬亦多如誰家竹可欸何處酒難忘皆一時唱酬之詩也贈張仲宗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題于生畫云故山黃葉下夢境白鷗前此集中好句也詩說雋永云丁未之春汴清淮濁錢遜叔登淮山樓詩云華戎變氣俗淮汴倒清渾徐師川詩云淮流漲後濁汴水淺來清

呂氏童蒙訓云呂與叔嘗作詩云文如元凱徒稱僻賦似相如止類俳唯有孔門無一事只傳顏氏得心齋橫渠讀詩詩云置心平易始知詩楊中立云知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復齋漫錄云吳丞相敏十歲時遊山寺賦詩云古木霜根重

殘僧雪頂深棟梁元剝落香火半消沉在真州時贈吳正仲
詩先生古人風文字祖西漢不令萬錢食亦合五花判
四六談麈云汪退傳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啟謝
廟堂時相作荅啟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
殺公豈容心熊太學叔雅之詞也陸逸中德先宣和間再為
中執法嘗彈蔡條范丞相建炎間荅其啟云久居言路評彈
多權貴之臣屢掌文衡登拔皆純正之士范射策陸曾謂其
不純正舒起居清國之詞也

師友談記云友人董耘饋長沙猫笋薦以享太史公太史公
輒作詩為貺因筍寓意且以為贈爾其詩曰穿雲斲石遠林
空來涉烟波萬萬重實比梧桐能食鳳籜翻風雨便成龍一
枝未許塵鞍掛千畝終留渭水封陋巷菜羹知不稱君王玉
食願時供廡即和之亦以寓自興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

其詩曰節藏泥滓氣凌空薦俎寧知肉味重未許韋編充簡
冊也勝絲縷誑蛟龍短萌任逐霜刀重美榦須煩雪壤封他
日要令高士愛不應常奉宰夫供秦少游亦和之曰楚山春
筍斲雲空北客常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
烹龍論羹不愧尊千里入貢常隨傳一封薄祿奉親甘旨少
滿苞時賴故人供茗溪漁隱曰李方叔稱范淳父為太史公
以其為國史修撰故也

茗溪漁隱曰詩選云朱喬年絕句春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
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斲烟雨明朝吹作碧參差蓋前人有詠
筍詩云急忙且喫莫踟躕一夜南風變成竹喬年點化乃爾
精巧余觀魯直已先有此句從斌老乞苦筍云煩君更致蒼
玉來明日風雨皆成竹前詩並蹈襲魯直也
詩說雋永云晁冲之叔用樂府最知名詩少見于世政和末

先公為御史朱深明為郎官其謝先公寄茶兼簡深明詩曰
諫議茶猶寄郎官迹已疎斜封三道印不奉一行書會遠長
安去終臨顧渚居大江清見底為問渴如何

詩說雋永云蔡攸入燕其父魯公寄詩云百年盟誓宜深慮
六月王師盡少休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茗溪
漁隱曰蔡京知伐燕之役為不可胡不以告于上但形于詩
句以沽名其不忠之甚歟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記其父蔡元長喜周邦彥祝壽詩云
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余以為此乃摸寫東坡
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履中是也

四六談塵云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
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桌文
績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却行陋未央之過

禮執鞶前引笈靈武之曲恭康執權平仲在揚州草宗開封
制云想望夷門未泯葱葱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
居

茗溪漁隱曰閩中近時刊行詩話總龜即舒城阮閱所編詩
總也余家有此集今總龜不載此序故錄于此云余平昔與
士大夫遊聞古今詩句膾炙人口多未見全本及誰氏所作
也宣和癸卯春來官柳江因取所藏諸家小史別傳雜記野
錄讀之遂盡見前所未見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餘事共
二千四百餘詩分四十六門而類之其播揚人之隱隱暴白
事之曖昧猥陋太甚雌黃無寔者皆略而不取至其本惟一
詩而記所取之意不同如栗爆燒檀破猫跳觸鼎翻春洲生
荻芽春岸飛楊花載所作之人或異如幾夜礙新月半江無
夕陽斜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如此之類皆兩存之若愛其

造語之工而舉一聯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不知其全篇亦有喜其用字之當而論一字如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不知其所引自誤如此之類咸辨証之然皆前後名公鉅儒逸人達士傳諸搢紳間而著以爲書不可得而增損也但類而總之以便觀閱故名曰詩總倦游歸田幅巾短褐松窓竹几時卷舒之以銷閑日不願行于時也世間書固未盡於此後有得之者當續焉宣和五年十一月朔舒城阮閱序
茗溪漁隱曰王周士和人詩云人情千里白頭浪世事幾番黃葉風宋大觀題嚴子陵祠堂云英姿凜凜都如在盛夏釣臺風月寒石敏若新蟬云滿身美蔭抱高柳問汝適從何處來初寮集載其父投壺云勢如高捧金徒箭聲似連鏗玉殿籤皆善造語亦可喜也

了齋集云余讀左經臣詩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別又經無

數日百年還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逸可玩味也老于世途幻景迅速讀此一語能無警乎

許彥周詩話云楊舜韶名友夔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蘇時盜賊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闔廬城邊荒古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韶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復齋漫錄云東魯孔傳字聖傳先聖之裔而中丞道輔之孫也爲人博學多聞取唐以來至于吾宋詩頌銘贊竒編奧錄窮力討論纖芥不遺撮其樞要區分彙聚有益于世者續唐白居易六帖謂之六帖新書韓子蒼爲篇引以爲孔侯之書如富家之儲材棟榱枅栱雲委山積匠者得之應手不窮其用豈小至貪多務得晦而不出幸人之不知以成己之名者此侯之所耻也茗溪漁隱曰六帖新書出于東魯兵火

之餘南北隔絕其本不傳於江左使學者弗獲增益聞見惜哉近時有緗素雜記學林新編藝苑雌黃此三書皆相類辨正古今訛舛校定史傳得失誠有補於學者吾于叢話固嘗采摭云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章郇公得象為職方知洪州罷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數人皆不至丁以為二人博無歡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勝輸銀器數百兩章初無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章輸銀器數百兩亦無吝色丁由是佳其有度量援引以至清顯楊亦嘗稱郇公他日必為公台厚遇之

茗溪漁隱曰三朝正史云楊億祖文逸為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未幾億生有紫毛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本朝名臣傳云母章氏始生億夢羽衣人自稱

武夷君託化既誕則一鶴雛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我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至江濱開視則鶴蛻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毛耗尺餘既月乃落二書所紀不同予謂名臣傳其言怪誕良甚當以正史為是也

東臯雜錄云時邦美陽武人父為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年六十四婦方四十餘未有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星可攜行至蜀求一妾婦異得子為身後計父至成都輸納畢訪牙僧見一女甚端麗詰其家世不對窺見以布總髮怪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為雅州掾官卒扶護至此不能歸鬻妾欲辦裝耳父惻然攜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為幹行計同上道路中謹事掾妻如部曲至都下僦居最殯畢方辭婦妻迎問買妾狀具以寔告未幾妻有孕一夕夢有數人披衲襖輿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邦美生後堂犬

亦生九子故小字十狗後登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

四六談麈云靖康間京兆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為晉士之清狂上馬投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也翟公巽以陳通之亂自越援杭其謝降官表云豈比越人坐視秦人之瘠欲安劉氏固知晁氏之危李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表云包胥不食而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效難期席大光罷參政為潭帥謝表云暴揚之惡初過于共兜播告之詞忽同於方召

詩選云蘇庠養直嘗盛夏追涼方與安對棋有衣褐者特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荅曰羅浮黃真人以公不好世人之所好烝母已成令其持丹度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盒藥黃色而膏融養直遲疑問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真烝煉成疑

即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徑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蜜雪和以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之言亟取丹視之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即甦自是康強異常齒落者復生髮白者再黑目枯者更明紹興十七年歲旦日與家人酌別且告辭鄰里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僅能挽其衣則已逝矣苕溪漁隱曰洪慶善與養直皆丹陽人予以問慶善慶善云初無此事乃曾端伯得之傳聞之誤耳余于後湖集序嘗言之云不待訪丹砂于岫嶠依羽人于丹丘而羅浮之客九轉之丹至矣僕馳書問之且丐錄近詩居士荅言頃得方士神藥奪命鬼手中服食以來哦詩結字無復餘習矣養直後以壽終亦無他異端伯之言不可信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劉貢父言李宥知江寧府遭火疑軍士

爲變不救遂燔市里寺觀府庫皆盡有令幕職方龜年作表奏內曰不意禍起蕭牆粵生回祿時新有衛士之變朝廷惡其言由是州官得罪皆重以宥年老直除分司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平日皆莊語有一雅謔漫記之先生爲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姓胡名不欲記之先生再三論列文字不降出時劉貢父爲給事中先生于朝路見之問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罷之于新除有異聞乎先生曰然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諫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謂是暗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啟齒先生素嚴毅亦有笑容又曰貢父好謔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故某與之交遊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記陳輔題湖陰先生壁詩云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而笑曰此戲君爲尋

常百姓耳然余觀山谷有詩荅直方送並蒂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曾見新粧並倚欄若以荆公之言則直方未免爲山谷所戲正苦不自覺耳

詩說雋永云石藏用劉寅俱擅醫名石喜用熱藥劉喜用涼藥京師爲之語曰藏用篋中三斛火劉寅匣內一壺冰龍川略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過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旣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欲以告人人罕信者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推之二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藏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尚何以藏繫哉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

也三焦分布人軀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然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臟輸瀉而出故號此腑為三焦耳世承王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為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為齊州從事有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療病有精思予為述道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飢羣凶相鬪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脉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為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今人之謬矣

上庠錄云元祐間馬洵張庭堅等四人擅名太學時號四俊劉燾湖州人年少亦自負初補太學生聞而慕之以刺謁曰

不識可當一俊否洵等哂之燾復曰何得是名洵等設詭計以困之曰每試當預約一字限於程試中用之善者乃預既而私試之燾請字洵曰第一句用將字其時策問神宗實錄燾對曰秉史筆者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而況其它乎後果為第一聞者服之因目燾曰挨屍俊

復齋漫錄云劉鞫始為尉於洪之豐城性不飲酒飲則面色為之烘然時郡推官公檄抵邑能飲啖與公同會以諺語戲公曰小器易盈真縣尉荅曰窮坑難滿是推官

詩說雋永云李伯紀為行營使時王仲時張仲宗俱為屬王頎長張短小白事相隨一館職同在幕下戲云啟行營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侍

東臯雜錄云葉祖義少游太學有俊聲滑稽無窮嘗戲作詩云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

上庠錄云政和丙申殿試何棗為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丰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怪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真何郎榜眼真潘郎第三人真郭郎也
文昌雜錄云昔見故老言有一朝士好為諧謔嘗云近求得一對的似有理曰躁因修賀刺怒為蒼空書聞者無不大噱

茗溪 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六

後集

此卷改正六十五字正月二十百

茗溪 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七

後集

大梅

傳燈錄云師住天台山梅子真舊隱一僧入山迷路問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婦說似鹽官鹽官令僧去請師出山師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尤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云大眾梅子熟也茗溪漁隱曰韓子蒼送僧住梅山詩寺門岑寂知何許想對千岩萬壑開待得梅山梅子熟不辭先寄一枝來用

造語之工而舉一聯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不知其全篇亦有喜其用字之當而論一字如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不知其所引自誤如此之類咸辨証之然皆前後名公鉅儒逸人達士傳諸搢紳間而著以爲書不可得而增損也但類而總之以便觀閱故名曰詩總倦游歸田幅巾短褐松窓竹几時卷舒之以銷閑日不願行于時也世間書固未盡於此後有得之者當續焉宣和五年十一月朔舒城阮閱序
茗溪漁隱曰王周士和人詩云人情千里白頭浪世事幾番黃葉風宋大觀題嚴子陵祠堂云英姿凜凜都如在盛夏釣臺風月寒石敏若新蟬云滿身美蔭抱高柳問汝適從何處來初寮集載其父投壺云勢如高捧金徒箭聲似連鏗玉殿籤皆善造語亦可喜也

了齋集云余讀左經臣詩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還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逸可玩味也老于世途幻景迅速讀此二語能無警乎

許彥周詩話云楊舜韶名友夔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蘇時盜賊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闔廬城邊荒古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韶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復齋漫錄云東魯孔傳字聖傳先聖之裔而中丞道輔之孫也爲人博學多聞取唐以來至于吾宋詩頌銘贊竒編奧錄窮力討論纖芥不遺撮其樞要區分彙聚有益于世者續唐白居易六帖謂之六帖新書韓子蒼爲篇引以爲孔侯之書如富家之儲材棟榱枅栱雲委山積匠者得之應手不窮其用豈小至貪多務得晦而不出幸人之不知以成己之名者此侯之所耻也茗溪漁隱曰六帖新書出于東魯兵火

之餘南北隔絕其本不傳於江左使學者弗獲增益聞見惜哉近時有緗素雜記學林新編藝苑雌黃此三書皆相類辨正古今訛舛校定史傳得失誠有補於學者吾于叢話固嘗采摭云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章郇公得象爲職方知洪州罷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數人皆不至丁以爲二人博無歡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勝輸銀器數百兩章初無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章輸銀器數百兩亦無吝色丁由是佳其有度量援引以至清顯楊亦嘗稱郇公他日必爲公台厚遇之

茗溪漁隱曰三朝正史云楊億祖文逸爲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未幾億生有紫毛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本朝名臣傳云母章氏始生億夢羽衣人自稱

武夷君託化既誕則一鶴雛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我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至江濱開視則鶴蛻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毛毳尺餘既月乃落二書所紀不同予謂名臣傳其言怪誕良甚當以正史爲是也

東臯雜錄云時邦美陽武人父爲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年六十四婦方四十餘未有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星可攜行至蜀求一妾婦異得子爲身後計父至成都輸納畢訪牙僧見一女甚端麗詰其家世不對窺見以布總髮怪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爲雅州掾官卒扶護至此不能歸鬻妾欲辦裝耳父惻然攜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爲幹行計同上道路中謹事掾妻如部曲至都下僦居葺殯畢方辭婦妻迎問買妾狀具以寔告未幾妻有孕一夕夢有數人披衲襖輿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邦美生後堂犬

亦生九子故小字十狗後登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
四六談麈云靖康間京兆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看
山拄頰敢為晉士之清狂上馬投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
章詞也翟公巽以陳通之亂自越援杭其謝降官表云豈比
越人坐視秦人之瘠欲安劉氏固知晁氏之危李漢老坐其
兄會稽失守落職謝表云包胥不食而哭秦素心猶在李陵
得當而報漢後效難期席大光罷參政為潭帥謝表云暴揚
之惡初過于共兇播告之詞忽同於方召

詩選云蘇庠養直嘗盛夏追涼方與安對棋有衣褐者特謁
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旁若無人
養直驚愕問所從來荅曰羅浮黃真人以公不好世人之所
好炁母已成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盒藥黃色
而膏融養直遲疑間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真炁煉成疑

即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徑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
後與客飲醉後食蜜雪和以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
人之言亟取丹視之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即甦自是康強異
常齒落者復生髮白者再黑目枯者更明紹興十七年歲旦
日與家人酌別且告辭鄰里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
行步如飛妻孥奔逐僅能挽其衣則已逝矣茗溪漁隱曰
洪慶善與養直皆丹陽人予以問慶善慶善云初無此事
乃曾端伯得之傳聞之誤耳余于後湖集序嘗言之云不待
訪丹砂于岫嶠依羽人于丹丘而羅浮之客九轉之丹至矣
僕馳書問之且丐錄近詩居士荅言頃得方士神藥奪命
鬼手中服食以來哦詩結字無復餘習矣養直後以壽終
亦無他異端伯之言不可信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劉貢父言李宥知江寧府遭火疑軍士

爲變不救遂燔市里寺觀府庫皆盡有令幕職方龜年作表奏內曰不意禍起蕭牆釁生回祿時新有衛士之變朝廷惡其言由是州官得罪皆重以宥年老直除分司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平日皆莊語有一雅謔漫記之先生爲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姓胡名不欲記之先生再三論列文字不降出時劉貢父爲給事中先生于朝路見之問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器之于新除有異聞乎先生曰然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諫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謂是暗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啟齒先生素嚴毅亦有笑容又曰貢父好謔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故某與之交遊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記陳輔題湖陰先生壁詩云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而笑曰此戲君爲尋

常百姓耳然余觀山谷有詩荅直方送並蒂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曾見新粧並倚欄若以荆公之言則直方未免爲山谷所戲正苦不自覺耳

詩說雋永云石藏用劉寅俱擅醫名石喜用熱藥劉喜用涼藥京師爲之語曰藏用篋中三斛火劉寅匣內一壺冰龍川略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過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旣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欲以告人人罕信者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藏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尚何以藏繫哉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

也三焦分布人軀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然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翁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臟輸瀉而出故號此腑為三焦耳世承王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為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為齊州從事有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療病有精思予為述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飢羣凶相鬪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脉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為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今人之謬矣

上庠錄云元祐間馬洵張庭堅等四人擅名太學時號四俊劉燾湖州人年少亦自負初補太學生聞而慕之以刺謁曰

不識可當一俊否洵等哂之燾復曰何得是名洵等設詭計以困之曰每試當預約一字限於程試中用之善者乃預既而私試之燾請字洵曰第一句用將字其時策問神宗實錄燾對曰秉史筆者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而況其它乎後果為第一聞者服之因目燾曰挨屍俊

復齋漫錄云劉鞫始為尉於洪之豐城性不飲酒飲則面色為之烘然時郡推官公檄抵邑能飲啖與公同會以諺語戲公曰小器易盈真縣尉荅曰窮坑難滿是推官

詩說雋永云李伯紀為行營使時王仲時張仲宗俱為屬王頎長張短小白事相隨一館職同在幕下戲云啟行營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侍

東臯雜錄云葉祖義少游太學有俊聲滑稽無窮嘗戲作詩云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

上庠錄云政和丙申殿試何棗為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丰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怪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真何郎榜眼真潘郎第三人真郭郎也
文昌雜錄云昔見故老言有一朝士好為諧謔嘗云近求得一對的似有理曰躁因修賀刺怒為蒼空書聞者無不大噱

茗溪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六

後集

此卷改四六十五字正月二十日

茗溪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七

大梅

後集

傳燈錄云師住天台山梅子貞真舊隱一僧入山迷路問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令僧去請師出山師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尤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云大眾梅子熟也茗溪漁隱曰韓子蒼送僧住梅山詩寺門岑寂知何許想對千岩萬壑開待得梅山梅子熟不辭先寄一枝來用

前事也

天衣

僧寶傳云懷東游至翠峯翠峯衆盛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曰譬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情顯激賞久之

端師子

僧寶傳云端師子始見弄獅子者發明心要則以彩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爲號秦少游聞其道高請升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能誦法華經必得錢五百乃開帙日誦數句即持錢地坐去其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

對丹陽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敬信端見堪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趨之而去章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叙其事曰推倒回頭趨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僧官宣至此以手挪揄曰止乃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襍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山谷云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莎衣未必貴不肯換金章汀草畔浦花傍靜鳴榔自來往好箇漁父家風一片瀟湘金華俞秀老作此篇道人多傳之非道意岑寂其語不能如是茗溪漁隱曰傳燈錄云玄沙福州閩縣人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船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年甫三十忽慕出塵

乃棄釣艇投芙蓉山訓禪師落髮秀老用其事也

參寥

復齋漫錄云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涓涓波浪中子瞻送蜀僧詩當時半破峩嵒月還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同

復齋漫錄云唐僧皎然答李季蘭詩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乃悟參寥答妓詩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之意

茗溪漁隱曰冷齋夜話謂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詩有逼真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余細細味之句格固佳但不類淵明語豈得謂之逼真處若東坡和陶詩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此方是逼真處惠洪不善評詩其言豈足憑哉

洪覺範

茗溪漁隱曰僧寶傳覺範所撰也但欲馳騁其文往往多失事實至于作贊又襍以詩句此豈史法示褒貶之意乎其詩有云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峰崇公事跡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踪又云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床折我比三門似冷灰盡日長廊卷風葉又為奇語云如月照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時而春無迹但其才性巖爽見于言語文字間若干禪門本分事則無之也

冷齋夜話云予留南昌久而忘歸獨行無侶意緒蕭然偶登秋屏閣望西山于是浩然有歸志作長短句寄意其詞曰城裡久偷閑塵浣雲衫此身已是再眠蠶隔岬有山歸去好萬壑千岩霜曉更凭欄減盡晴嵐微雲生處是茅菴試問此生

誰作伴彌勒同龕

復齋漫錄云臨川距城南一里有觀曰魏壇蓋魏夫人經遊之地具諸顏魯公之碑以故諸女真嗣緒不絕然而守戒者鮮矣陳虛中崇寧間守臨川為詩曰夫人在兮若冰雪夫人去兮仙踪滅可惜如今學道人羅裙帶上同心結洪覺範嘗作長短句贈一女真云十指嫩抽春筴纖纖玉軟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霓袖最好洞天春晚黃庭卷罷清幽凡心無計奈閒愁試撚花枝頻嗅

許彥周詩話云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股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彌年其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琴响度日長廊轉柳陰頗似文章巨公所作不類衲子又善作小詞情思婉約似秦

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不能及

清順

復齋漫錄云冷齋夜話記西湖僧清順詩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予見子蒼言後四句不同云困即蟠石眠莫省落花數惟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後兩句雖不同無害第落葉不知數一句不可蓋初夏間未應落葉之多耳茗溪漁隱曰惟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惠諗詩東坡嘗和之云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者是也子蒼之言復齋之記皆誤也

緇黃襟記

復齋漫錄云前輩好稱僧悟清詩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為句意皆新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

出風急細流翻乃知魚沒浪痕圓之句出于此

塵史云劉氏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尚能道空梁落燕泥不蓋道衡詩嘗有是句楊公談苑載僧希晝北宮書亭云花露盈虫穴梁塵隨燕泥予以爲鍊句雖工而致思不逮于薛矣

復齋漫錄云元豐末張詵樞言龍圖之守杭也一日宴客湖上劉涇巨濟僧仲殊在焉樞言命即席賦詩曲巨濟先唱云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仲殊遽云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樞言又出梅花邀二人同賦仲殊賦作前章云江南二月猶有枝頭千點雪邀上芳樽却占東君一半春巨濟不復繼也後陳襲善云我爲續之曰尊前眼底南國風光都在此移過江來從此江南不復開

古今詞話云東坡守錢塘劉巨濟赴處州道過錢塘東坡留飲于中和堂曾冲殊與焉特堂之屏有西湖圖東坡遽索牋管作減字木蘭花曰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以後叠属巨濟辭遂再三遂以属仲殊繼曰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東坡大稱賞之茗溪漁隱曰此詞首句云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則是初無此西湖圖姑言之耳詞話乃云中和堂屏有西湖圖可見其附會爲說全與詞意不合以此驗之其以爲東坡作亦必妄言當以復齋爲正也

許彦周詩話云晦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云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過逢山任意登相看莫相笑不是嶺南能此詩深靜平寔道眼所了非世間文士詩僧之所能彷彿也

詩說雋永云泉州僧慶老有詩云交情老去淡如水病骨秋來瘦似松真方外語也

茗溪漁隱曰予嘗愛政黃牛山中偈云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長來此造語平易不加雕斲而清勝之景閑適之意宛然在吾目中矣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取瘦權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之句然宋之問詩云日落西山陰眾草起寒色權意取此沈約登玄鶴樓詩亦云雲來片嶺黑日下半溪陰茗溪漁隱曰癩可東溪集有詩云偃步入蘿徑綿延趣最深僧居不知處彷彿清磬音石梁邀屢度始見青松林谷口未斜日數峰生夕陰淒風薄喬木萬竅作龍吟摩挲綠苔石書此慰幽尋復齋以為瘦權詩誤矣

茗溪漁隱曰汪彥章龍溪集有霜餘溪上四絕癩可東溪集

亦有霜餘溪上五絕內四絕即龍溪集中詩但一絕不是所謂故人江北江南岸者餘皆自同之不知竟誰作邪四絕中其一云水似秋蛇巧作蟠山如濃翠擁高鬟清風明月元無主乞我烟蘿茅數間殊清駛可愛

筆談云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座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垂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為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即詣之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尹笑曰何希文惟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

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仍問其後事師魯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于曾中歟

茗溪漁隱曰余讀劉興朝悟道發真集其言曰余少治儒術長登仕版蓋未嘗信佛也三十有二歲見東林長老總公與之語七日始生信焉即取其書讀之三年蓋恨其信之之晚也然循其理而躰會則似悟還迷依其法而行持則暫靜還擾既而閱傳燈錄始知佛有法眼妙心密相付囑而達摩西來單傳此事衆生悟者可以見性而了心其後發明此事但覺境界非常取証道歌讀之句句盡是吾之心地讀至六般

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如是希奇之事吾今已得現前任是千聖出來也須退步始得示人以偈曰世間多少英雄漢終日迷頭没人喚可憐眼底黑漫漫不見驪珠光燦爛過今晡又來旦不覺年華暗中換急擡頭高着眼徑寸不在蚌中產靈利男兒薦得時好笑教渠腸欲斷又有詩云今古堂堂此事同歸因處處獲圓通片心豁去滄溟窄雙眼開來宇宙空出海銀蟾光動地離弦金鏃疾追風須知佛祖埋藏後坐斷千崖是此翁

蘇子由云聰禪師昔以講誦爲業晚游淨慈本師之室誦南岳思大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一日爲本燒香本曰吾疇昔爲汝作夢甚異汝不悟將死不可不勉師茫然不知所謂既而禮僧伽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礙也趨往告本本曰向吾夢汝吞一世界吞一剝刀汝今日始從

迷悟是始出家真吾子也乃擊鼓升座爲衆說此事聰作禮
涕泣而罷聰往高安聖壽禪院余嘗從之問道聰曰吾師本
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吾今亦無以告子余從不告
門久而入道乃爲頌曰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
敕香嚴辭去得之瓦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
師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剃刀髮落如花游行四方物
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者數如恒河沙茗溪
漁隱曰禪門須是悟入方爲究竟倘不爾亦安能七縱八橫
去處自在也哉余觀劉興朝見惠林冲老冲爲焚香設誓曰
我法中自有悟門若也以無爲有即是誑汝吾當永墮無間
地獄吾將此身設大誓願願汝此去堅信不退他日有見方
表斯言又龍門言有李提刑者將傳燈錄白先師云某素留
心此道每看此錄多有不會處望一一開示先師云此事不

如是理會須有省悟始得若有省悟無有不會者自不消問
人若無省悟祇那會處亦未是在二大士之言真得其要矣
茗溪漁隱曰陳體常荅黃冕仲二書叙學佛之旨深切著明
余嘗三復其言歎其有理恨未能盡行也體常又有頌六首
今錄二首其一云密坐研窮省細微到頭須是自忘機應無
祖佛能超越豈有冤親更順違歷歷孤明尤認影巍巍獨步
尚披衣翻嗟會得昭靈者也道尋師得旨歸其二云個中端
的有誰知知者歸來到者稀即見即聞還錯會離聲離色轉
乖違山青水綠明玄旨鶴唳猿啼顯妙機有意覓渠終不遇
無心到處盡逢伊

冷齋夜話云陳瑩中北歸過南昌言鄒志完在韶州極精進
閉門誦華嚴經舍利生袖間此真入信位日誦華嚴經於觀
音像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茅出之不可乃垂枝

覆像如世所畫寶陀岩竹今尤無恙韶人高鏢之以爲過客
游觀北還至永州澹山岩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
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爲言志完作詩曰
我入幽岩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
飛鳴報老禪

法藏碎金云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六千八毫髮潘
裕獨坐有句云凝神入混茫萬象成虛空予愛二子吐辭精
敏之力入道深密之狀合而書之聊資已用

苕溪漁隱曰余觀誌公十二時頌自非深悟上乘同佛知見
豈能作此語也是時達磨猶未西來誌公已明此理所謂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誌公沒于天監十三年而達磨以普通
八年至金陵由此之魏傳佛心印禪宗方興近世學佛者往
往忽此頌而弗觀蓋貴耳而賤目耳予嘗手書此頌置之座

右朝夕味之尤愛其最後一首云雞鳴丑一顆明珠圓已久
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
時終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以至三祖信
心銘永嘉証道歌皆禪學之髓初地之人其可弗觀乎

東臯雜錄云漣水天長寺婁道者塔靈爽甚著行狀云觀音
化身也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皆嘗召至京師欲留之不可
曰臣與漣水人有宿緣不歸淮水必爲暴漣人魚矣許之皆
賜御筆至今匣藏寺中真宗召入禁中時欲立章獻未決命
嬪御出見師閱之凡二百許人皆無語至章獻挽之曰陛下可
善遇此人能與陛下主家計真宗竒之意遂定及章獻垂
簾又召至錫賚不貲復歸有新知軍入境雅不喜師遂告其
徒緣盡當滅知軍疑其詐死命焚之凡三日衣衾不動其徒
禱曰師不違衆願不若應火化忽雷雨驟作水滿庭薪火皆

滅口中出白烟自焚立盡而目睛舌根不壞舍利無數邦人
葬其骨淮岸目睛舌根舍利藏塔下至今淮水漲溢至塔即
止後賜塔額許歲度兩僧

僧寶傳云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
爲名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儲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
首發大議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
藩服典宿衛尹京邑以繫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
爲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付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
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
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
笑曰朕請而來耳有頃至輒升御榻跏趺而坐受供訖將去
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爲言侵尋暮晚嗣息無有期
一決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

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
前言也

東臯雜錄云裴休與黃蘗爲忘年友一日同行宛水上見有
駕柴車過隄下泥深牛憊鞭之不已休方止其鞭者蘗遽曰
不可不重打兩脚時勸不得四脚時不肯行也好打

三山老人語錄云明州妙音僧法淵爲人佯狂日飲酒市肆
歌笑自如丐錢于人得一錢即欣然以爲足得之多復與道
路廢疾窮者能言人禍福無不驗人疑其精于術數故號淵
三命發言無常及問之掉頭不顧惟云去去有喪之家必往
哭之葬則送之無貧富皆往莫測其意人以其狂又號曰顛
僧大覺禪師初住育王開堂僧佷然出問話人莫不竊笑大
覺問顛僧是顛了僧僧了顛蒼云大覺是大了覺覺了大大
覺嘿然衆皆驚駭一日忽于市相別攜酒一壺至郡守宅前

據地而飲觀者千餘人酒盡懷中出頌一首欲化去衆皆引聲大呼云不可於此遂歸妙音趺坐而化頌曰咄咄平生顛蹶欲問臨行爐中大雪真相至今存焉

東臯雜錄云蓬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談善琴嗜酒士大夫喜與之游東坡嘗過之戲書問曰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鴻舉下語賈荅曰老道士這裡沒許多般數張天覺跋其後云去時八萬四千不知落在那邊若不斬頭覓話誰知措大叅禪東臯雜錄云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赴筵設葷酒自如命楊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古人姓名爭一物沙門曰古人有張良有鄧禹爭一傘良曰涼傘禹曰雨傘次公曰古人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蘆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四六談塵云政和間以僧爲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

堂云石霜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爲陳迹又一長老乞入道表云一入蠻夷之風教遂亡父母之髮膚幾同去國之人忽見指天之斗倘得回心而嚮道便當合掌以擎拳

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七

依宋刊對勘改四七十三字

正月廿二日 清泉逸叟誌

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八

回仙

後集

回仙自作傳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游華山
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
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
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
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聚會之時嘗游兩浙京汴譙
郡嘗着白欄衫角帶左眼下有痣如人間使者筋頭大世言
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哂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
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傳吾
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故為人若反是雖攜手接武終不
成道

茗溪漁隱曰回仙有沁園春一闋明內丹之旨語意深妙惜

乎世人但歌其詞不究其理吾故表而顯之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温温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合進火功夫猶鬪危曲江上看月華瑩靜有個鳥飛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陸元光回仙錄云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入長揖于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寔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氣骨秀偉蹙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為壽如何回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為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窠小請戒侍人

次第速斟當為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尊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即舉杯浮白常命東老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又嘗圍棋以相娛止奕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碁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了無醉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尚多侍人秉扇毆拂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噴之插于遠壁須臾蚊蚋盡棲壁間而所飲之地洒然東老欲有所叩先托以求驅蚊之法回公曰且飲小術何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為大事死知所往則神生于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今人所謂第一窠上極則處也此

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致謹勿動懷恐喪失公之真性東老頷而悟之飲將達旦則甕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瀝矣回公曰久不游浙中今已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擘席上榴皮畫字題于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回仙人題贈東老詩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凡三十六字已而告別東老啟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吉東老微恙乃屬其族人而告之曰回公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嘗謂予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化去予意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偕又適在京師干薦回公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捐館凡回公所言無有不驗

此條在沈東老之前

龍川雜志云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真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子知金丹訣邪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則不能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托尸解而去求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則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以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繫絮而置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爲黃金者又有服玉屑死于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子之說信然哉後十餘年館于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爲公養金丹

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功真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予爲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公笑曰我姑俟之

龍川畧志云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往疋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一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藥術有一方能以硃砂化淡金爲精金老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而平生溺于黃白嘗于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

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且勿輕以授人如陳卿謹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輒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內煅之鎔即傾出金砂俱不耗且其色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謹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隣郡公使酒以賍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時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旣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癱而歿乃知僧言誠不妄

也後十年余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爲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介秘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與聰禪師善密爲聰言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寺僧所傳者然介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苕溪漁隱曰洞微志載葉生者與前事相類亦以得乾銀術妄費而受禍故回仙謂沈東老云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蓋嘉之也此真可爲貪者之戒

苕溪漁隱曰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詞自國初時即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罄人立盡梧桐碎影用回仙語也古今詞話乃云耆卿作傾杯秋景一闕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之夢覺說其事世傳乃鬼謠也此語怪誕無可考據蓋不曾見回

仙留題遂妄言耳

復齋漫錄云異聞集載沈旣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爲呂渭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苕溪漁隱曰回仙嘗有詞云黃梁猶未熟夢驚殘尚用枕中記故事可見其非呂翁也靈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絕相類浮世榮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旣可笑亦可歎也

神仙雜記

許彥周詩話云唐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蓋指爲神仙也李衛公追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道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則

道人指清遠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輩皆和之
仙邪鬼邪則不必問然僕獨愛其詩中數句云吟晚川之陰
步上仙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翦欲歸青松忽
消半嗚呼借使非神仙亦一才鬼也

高道傳云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游成都
忽詣紫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諾之而不與
之通道士日貨藥於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惟唱感庭
秋一詞其意感蜀之將亡如秋庭之衰落然人未之曉但呼
為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人亦不知其異一夕大醉歸夜將闌
尚聞唱聲愈高有訝之者隔戶窺之見燈燭綵繡筵具器皿
羅列甚盛狂道士左右二青童應侍時斟酒而唱窺者具以
白先生先生乃歛其戶曰光庭識量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
為罪戾然不揆愚昧而匍匐門下與一拜光靈以消塵障道

士曰何辱勤奉之若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筵具器皿及
陳設致於前櫟之則隨手而小如符子狀置冠中又將二童
按之如木偶可寸許又置冠中乃啓戶光庭欣然而入但空
室而已

山谷云新安聶師道宗微少事道士於方外發迹游名山
數見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之蓋為國師三
十年楊氏末解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惟衣履存焉順德七
年楊溥贈問政先生方外之兄德誨為新安太守乃于郡之
東山築室以居方外號為問政山房問政之名或得于此茗
溪漁隱曰問政山去新安郡城十許里在谷幽邃今有琳宇
在焉國初黃台留題詩云千尋練帶新安水萬仞花屏問
政山自少雲霞居物外不多塵土到人間壺懸仙島吞舟罷
椀浸星宮咒水閑草暗碧壇思句曲松昏紫氣度函關龜成

錢甲毛猶綠鶴化鷺翎頂更丹阮洞神仙分藥去蔡家兄弟
寄書還筇枝健拄菖蒲節筍幘高簪玳瑁斑新隱漸聞侵月
窟舊隣猶說枕沙灣黃精苗倒眠青鹿紅杏枝低掛白鷗
海上使頻青鳥點篋中藏久白驢頑手踈俗禮慵非傲肘後
靈方秘不慳寶籙匣垂金縷帶絳囊條鏤玉連環常尋吳
穴通三楚擬過流沙化百蠻容易煮銀供客用辛勤栽果與
猿攀靜張棋局鋪還打默考仙經補又刪床並葛鞋寒兔伏
窓橫檉几老龍跽溪童乞火朝敲竹山鬼聽琴夜撼欒花氣
薰心香馥馥澗聲聆耳響潺潺高墳自掩浮生骨短晷難凋
不死顏蚤晚重逢蕭塢客願隨芝蓋出塵寰余以續仙傳高
道傳二書考之詩中所用事多出師道本傳

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
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
邃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為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
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為漢
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旦見師道持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
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于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昇往野外
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昇死人太初微笑開眼曰
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雁橋下趺坐而逝焚之城中人見
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士也

復齋漫錄云李定記宣和中太學士人飲于任氏酒肆忽有
一婦人粧飾甚古衣亦穿弊肌膚雪色而無左臂右手執拍
板乃鐵為之唱詞曰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
被風吹去意還驚眉恨蹙山青諸公怪其辭異即問之曰此
何辭也答曰此上清蔡真人法駕導引也妾本唐人遭五季
之亂左手為賊所斷今游人間見諸公飲酒求一杯之適耳

遂與一杯飲畢而去諸公送之出門杳無所見苕溪漁隱曰夷堅志所誌與此小異此仍少詞一半未詳孰是復齋漫錄云周貫自言膠東人常稱木雁子善屬文游于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衲粗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餘皆散墜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色如初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之親近不得也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棲止張生爲具酒食而宿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唯貫所卧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果卿往按之貫身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汨汨如浪鳴焉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于地云張生還家其弟迎門曰周翁凌晨見過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寔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三篇坐卧不離袖人莫得見死之日純臣取而

觀之純臣稱其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絕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斷布衫穿形骸一脫塵緣盡太極光陰不記年洪覺範冷齋夜話嘗記之互有不同

復齋漫錄云熙寧中王迪爲洪州左司理叅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俾迪自照乃自星冠羽帔縹緲見鏡中迪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悞念墮此勉自修行勿淪苦海旣去迪具以告其妻妻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郡寮挽留不可皆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詩雖非警拔可以記其實云髮如抹漆左叅軍脫去青衫從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躬烹玉兔山前藥花看金鰲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烈藍田夫婦總登真後婦姑蘇不知所終

文昌雜錄云知制誥李大臨西川人有門人背偃不能仰視因藥市罷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丐一二百爲酒貨書生曰

家貧無錢所居有薄釀同一醉可乎道士欣然便往酒半道士問何背偃書生曰不幸遇此疾無如之何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向東以新汲水下覺微燥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既服藥燥甚不可勝展轉于榻上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快比明身已直矣蜀人重藥市蓋常有神仙之遇焉

復齋漫錄云高尚處士劉臯謂士大夫以嗜欲殺身以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中人不能作此言也

鬼詩

復齋漫錄云東坡記徐通判李絢有子年十七八不善作詩忽詠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問研光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云是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自

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余讀唐羯鼓錄見汝陽王璿明皇愛之每隨游幸璿常戴研絹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朶置于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落墜上大笑此事與前極相類

見聞錄云呂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解宇中素有鬼物號榆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厨間與羣婢為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久亦不以為怪公呼問之即下階拜云妾在宅日久雖非人然不敢為禍公亦置而不問嘗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妊羣婢戲之自云非久當產遂月餘不見忽出云已產矣請視之後園榆木西南生大贅乃是視之果然

文昌雜錄云余讀江南錄丘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具飲其傍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

述賦藁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
求之答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令乞
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焚故書必毀而後燔之蓋可信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
客一人徑赴水曰有婦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直下有蘭舟
破月衝烟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余讀
張君房脞說進士謝朓寓居寶應曉至縣橋忽見女郎自舟
中出曰某楚小波也可見訪舟中懷中出詩二首其一云畫
橋直下是蘭舟搶月衝烟任意游金玉滿堂無處用蚤隨年
少去來休其二云妾貌君才兩不常君今休苦更思量兒家
自有清溪水飲到方知氣味長前篇與少游所言不同者七
字更有二首為異至謂寶應亦同君房著脞說在真廟時不
應東坡少游忘之也

復齋漫錄云魯直記江亭鬼所題詞有淚眼不曾晴之句余
以此鬼剽東坡樂章秋雨晴時淚不晴之語

苕溪漁隱曰雲齋廣錄載司馬樞官于錢塘夢蘇小小歌
蝶戀花詞一闕其詞頗佳詞云妾在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
不記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黃昏幾度瀟瀟雨蟬鬢犀
梳雲半吐檀板新聲唱徹黃金縷酒醒夢回無處覓淒涼明
月生秋浦

藝苑雌黃云談苑載金陵之陷有盧絳者收散卒由宣歙長
驅入福建以圖興復李氏至歙州州將龔儀先已降王師閉
門不給新水絳擊破殺儀將至建州敗于松溪麾下散亡朝
廷以節鎮招之遂自歸時儀兄子穎上言求復季父之仇召
穎與絳面質曲直穎舉手版擊絳遂按誅絳初絳舉事夢
一白衣婦人酌酒勸之歌菩薩蠻詞以送之歌畢謂絳曰他

日當相見峒子陂絳私記之及是伏法于京之西峒子陂之地南唐近事及本事曲所載皆同惟江南摭錄獨異謂白衣婦人爲玉真姓耿氏以峒子陂爲孟家陂無菩薩蠻詞而有詩一首云清風良月夜深時箕帚盧郎尚恨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茗溪漁隱曰余觀南唐書云盧絳少病瘡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卮酒其詞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雀起梧桐落欵枕悄無言月和清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欵畢謂絳曰子之疾食蔗即愈詰朝求蔗食之果瘥迨數夕又夢曰妾乃玉真也他日相見于峒子陂絳仕江南後歸朝會龔穎上言求復季父之仇乃命誅絳絳臨刑問其受刑之地即峒子陂有白衣婦人姿貌宛如所夢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夫之子通當極法

與絳同斬焉洞微志所記亦與此同南唐書三十卷馬令所撰成一代之史所記必審當以爲正也

許彥周詩話云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舊傳一士人家請之旣降偶書院中子弟作雨詩因率爾請箋頃刻書滿紙其警句曰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誠可喜也

文昌雜錄曰昔年陳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每昏夜于鼓腔中與人語言尤知未來事時晏元獻守陳方製小詞一闕修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之矣亦可怪也

許彥周詩話云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游題詩云黃子陂頭好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烟波山色翠黛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化爲白鶴飛去明夜又題一首云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亦婉約可愛

唐溪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八

後集

此卷校正八十字四月二十三日沈升記

唐溪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九

後集

長短句

南唐書云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為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沙溪二闕手寫賜感化曰齒苞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欄干手捲珠簾上玉鈎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苕溪漁隱曰元宗即嗣主李璟嘗作此二詞古今詞話乃以為後主作非也後主名煜

南唐書云馮延巳著樂章百餘闕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鍾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

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辭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為警策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

茗溪漁隱曰古今詩話云江南成文幼為大理卿詞曲妙絕嘗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主聞之因案獄稽滯召詰之且謂曰卿職在典刑一池春水又何干于卿文幼頓首又本事曲云南唐李國主嘗責其臣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蓋趙公所撰謁金門辭有此一句竊警策其臣即對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若本事曲所記但云趙公初無其名所傳必悞惟南唐書與古今詩話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顏氏家訓云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難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懽笑分首李後主蓋用此語耳故長短句云別時容易見時難

茗溪漁隱曰舊詞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撲蝴蝶一詞不知誰作非惟藻麗可喜其腔調亦自婉美詞云烟條雨葉綠遍江南岸思婦倦客尋芳來較晚岫邊紅日初斜陌上飛花正滿淒涼數聲羌管怨春短玉人應在明月樓中画眉懶蠻牋錦字多時魚雁斷恨隨去水東流事與行雲共遠羅衾舊香猶暖

茗溪漁隱曰先君頃嘗丐祠居射邨作感皇恩一詞云乞得夢中身歸棲雲水始覺精神自家底峭帆輕棹時與白鷗游戲畏途都不管風波起光景如梭人生浮脆百歲何妨盡沉醉卧龍多事漫說三分奇計算來爭似我長昏睡又嘗江行

阻風作漁家傲一詞云幾日北風江海立千車萬馬塵聲息
短棹峭寒欺酒力飛雨息瓊花細細穿窓隙我本綠蓑青箬
笠浮家泛宅烟波逸渚鷺沙鷗多舊識行未得高歌與爾相
尋覓

茗溪漁隱曰先君嘗云古詞有絳都春有鰲山綵構蓬萊島
之句當云綵締余於前集誤以古詞爲柳詞今正是之
藝苑雌黃云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詞然薄
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
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儇子縱游娼館酒樓間無復
檢約自稱云奉聖旨填詞柳三變嗚呼小有才而無德以將
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樂章人多稱之然大概非羈
旅窮愁之詞則閨門淫媠之語若以歐陽永叔晏叔原蘇子
瞻黃魯直張子野秦少游輩較之萬萬相遠彼其所以傳

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悅故也皇祐中老人星現永應
制撰詞意望厚恩無何始用漸字終篇有太液波翻之語其
間宸游鳳輦何處與仁廟挽詞閤合遂致忤旨士大夫惜
之余謂柳作此詞借使不忤旨亦無佳處如嫩菊黃深拒霜
紅淺竹籬茅舍間何處無此景物方之李謫仙夏英公等應
制辭殆不啻天冠地履也世傳永嘗作輪臺子蚤行詞頗自
以爲得意其後張子野見之云旣言匆匆策馬登途滿目淡
烟衰草則已辨色矣而後又言楚天濶望中未曉何也柳何
語意顛倒如是

東坡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
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
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
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

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為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文餘蕩盡無復子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耳

苕溪漁隱曰吳興郡圃今有六客亭即公擇子瞻元素子野令舉孝叔時公擇守吳興也東坡有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元素會于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其卒章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過吳而五人者皆已亡之矣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為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云月滿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鬪光芒十五年間真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鬢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復齋漫錄云翰林學士聶冠卿嘗于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

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問其間賞心樂事就中難是并得况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迥玉簪瓊珮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燃絳蠟別就瑤席有翩若驚鴻體態暮為行雨標格逞朱唇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花隔慢舞縈回嬌鬟低躡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漫輕擲蔡君謨時知泉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述宴游之娛使病夫舉首增歎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于元伯園池因念昔游輒形篇詠綠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峰巒映碧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圓清游勝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沉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苕溪漁隱曰冠卿詞有露洗華桐烟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仲春天氣下句乃云綠陰搖曳蕩春一色其

時未有綠陰真語病也

古今詞話云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
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托盞
淒涼北望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詞必
寫其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末句可見矣若溪
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注曰寄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
孤光把酒淒涼北望則兄弟之情見于句意之間矣疑是在
錢塘作時子由為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

若溪漁隱曰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然其
後亦豈無佳詞如晁次膺綠頭鴨一詞殊清婉但樽俎間歌
喉以其篇長憚唱故湮沒無聞焉其詞云晚雲收淡天一片
琉璃爛銀盤來從海底皓色千里澄輝瑩無塵素娥澹佇淨

可數丹桂參差玉露初零金風未凜一年無似此佳時回坐
久踈星時度烏鵲正南飛瑤臺冷闌干凭暖欲下遲遲念佳
人音塵隔後對此應解相思寂關情漏聲正永暗斷腸花影
潛移料得來宵清光未減陰晴天氣又爭知共凝戀如今別
後還是隔年期人縱健清樽素月長願相隨

若溪漁隱曰凡作詩詞要當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
也如晁無咎作中秋洞仙歌辭其首云青烟羃處碧海飛金
鏡永夜閑階卧桂影固已佳矣其後云待都將許多明付與
金樽投曉共流霞傾盡更攜取胡床上南樓看玉做人間素
秋千頃若此可謂善救首尾者也至朱希真作中秋念奴嬌
則不知出此其首云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照我
藤床涼似水飛入瑤臺銀闕亦已佳矣其後云洗盡凡心滿
身清露冷浸蕭蕭髮明朝塵世記取休向人說此兩句全

無意味收拾得不佳遂并全篇氣索然矣

茗溪漁隱曰曹元寵本善作詞特以紅窓迴戲詞盛行于世遂掩其名如望月婆羅門詞亦豈不佳詞云漲雲暮捲漏聲不到小簾櫳銀河淡掃澄空皓月當軒高掛秋入廣寒宮正金波不動桂影朦朧佳人未逢嘆此夕與誰同望遠傷懷對景霜滿愁紅南樓何處想人在長笛一聲中凝淚眼泣盡西風此詞病在霜滿愁紅之句時太早耳曾端伯編雅詞乃以此詞爲楊如晦作非也

侍兒小名錄云錢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詞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往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酒闌歌之則泣下後閣有白髮姬乃鄧王歌鬟驚鴻也遽言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緋爲

送今相公亦將亡乎果薨于隨州鄧王舊曲亦嘗有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

茗溪漁隱曰東坡別參寥長短句云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俛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烟霏筭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爲我沾衣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于顏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北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尋薨羊曇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東坡用此故事若世俗之論必以爲識矣

然其詞石刻後東坡自題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東坡先生年譜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州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則長短句蓋此時作也自後復守穎徙揚入長禮曹出帥定武至紹聖元年方南遷嶺表建中靖國元年北歸至常乃薨凡十一載則世俗成識之論安可信邪

茗溪漁隱曰唐初歌辭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闕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歛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

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茗溪漁隱曰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易甲爲乙稱其所作仍隨其詞牽合爲說殊無根蒂皆不足信也如秦少游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末云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者山谷嘗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以海字難押陳無已言此詞用李後主問君那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耳洪覺範嘗和此詞題崔徽真子云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晁無咎亦和此詞弔少游云重感概驚濤自卷珠沉海觀諸公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乃以爲任世德所作又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者浣溪沙脚上鞋兒四寸羅者二詞皆見淮海集乃以八六子爲賀方回作以浣溪沙爲涪翁作晁無咎鹽角兒開時似雪謝時似雪花中竒絕者爲晁次膺作汪彥章點絳脣新月

娟娟夜寒江靜山啣斗者為蘇叔黨作皆非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
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為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
北號靜菴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
帶紅靴溪山好處便為家誰知巴峽路却是洛城花面旋落
英飛玉蕊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丘新洞府鉛
鼎養丹砂龍丘子即陳季常也秦太虛寄之以詩亦云侍
童雙瓘玉鬟髮光可照駿馬放阿樊幅巾對沉燎西清詩話云季
折節學佛得心要鬻馬放阿樊幅巾對沉燎西清詩話云季
常自以為飽禪學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
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
常載二侍女以遠游及暮年甘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可
憫笑也

樊幅以下二十七字
宗本乃奪朱何即

復齋漫錄云鄒志全徒昭陳瑩中貶廉間以長短句相諧樂
有個胡兒模樣別滿頭頷髮鬚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
白髭鬚那得長黑黑逸忘一句箭子鑷來須有千堆雪莫向
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此瑩中語謂志全之長髭也
有箇頭陀修苦行頭上頭髮珍珍身披一副鱗裙衫緊纏雙
脚苦苦要游南聞說度牒朝夕到并除頷下髭鬚鉢中無粥
住無菴摩登伽處只恐却重叅此志全語謂瑩中之多慾也
廣陵馬推官往來二公間亦嘗以詩詞贈之有才何事老青
衫十載低徊北斗南肯伴雪髯千日醉此心真與古人然今
見故人今幾年年來風物尚依然遙知閑望登臨處極目江
山萬里天志全完語也一樽薄酒滿酌勸君君舉手不是親
朋誰肯相從寂寞濱人生如夢夢裏惺惺何處用盞到休辭
醉後全勝未醉時瑩中語也初自志全元符間貶新州徽宗

即位以爲中書舍人乃未幾謫零陵別駕龍水安置未幾徙昭焉

復齋漫錄云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辭于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初褪紅日薄侵羅綺嫩草初抽碧玉簪細柳輕窳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念歸期梅粧淚洗鳳簫聲絕沉孤雁目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古今詞話云東都防河卒于汴河上掘地得石刻有詞一闕不題其目臣僚進上上喜其藻思絢麗欲命其名遂撫詞中四字名曰魚遊春水令教坊倚聲歌之詞凡九十四字而風花鶯燕動植之物曲盡之此唐人語也後之狀物寫情不及之矣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王逐客送鮑浩然之浙東長短句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絕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用其意以爲詩斷章云明日一盃愁送春後日一盃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記歸路苕溪漁隱曰山谷詞云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王逐客云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躡山谷語也苕溪漁隱曰東坡言如夢令曲名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字三十二曰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欲別時殘月落花烟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古記但詞話所記多是臆說初無所據故不可

信當以坡言為正

復齋漫錄云鄧肅謂余言宣和五年初復九州天下共慶而識者憂之也都門盛唱小詞曰喜則喜得入手愁則愁不長久忻則忻我兩個廝守怕則怕人來破關雖三尺之童皆歌之不知何謂也七年九州復陷豈非不長久邪郭藥師契丹之帥也我用以守疆啓敵國禍者郭耳非破關之驗邪

茗溪漁隱曰魯直書荆公集句菩薩蠻詞碑本云數間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娟娟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許最關情黃鸝三兩聲因閱臨川集乃云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橋余謂不若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為勝也

夷白堂小集云山谷道人向為余言張志和漁父詞雅有遠韻志和善丹青必有形于圖畫者而世莫之傳也嘗以其詞

增損為浣溪沙誦之有矜色予以告大年云我不可不成此一段奇事久之乃以烟波圖見歸其致思深處不減昔人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茗溪漁隱曰張仲宗有漁家傲一詞云釣笠披雲青嶂繞綠蓑雨細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城市鬧烟波老誰能認得閑煩惱余往歲在錢塘與仲宗從游甚久仲宗手寫此詞相示云舊所作也其詞第二句元是擷頭雨細春江渺余謂仲宗曰擷頭雖是船名今以雨襯之語晦而病因為改作綠蓑雨細仲宗笑以為然

古今詞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于應對湖中有宴會羣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方

至子瞻問其故具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之非敢怠忽謹以實告子瞻亦怒之坐中俸車屬意于蘭見其晚來恚恨未已責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辯不能止俸之怒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俸其怒愈甚秀蘭收淚無言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其怒始息其詞曰乳燕非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門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兩簌子瞻之作皆目前事蓋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為賀新郎蓋不得子瞻之意也子瞻真所謂風流太守也豈可與俗吏同日語哉若

溪漁隱曰野哉楊湜之言真可入笑林東坡此詞冠絕古今托意高遠寧為一媚而發邪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用古詩捲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意今乃云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蓋初夏之時千花事退榴花獨芳因以中寫幽閨之情今乃云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俸其怒愈甚此可笑者二也此詞腔調寄賀新郎乃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後人不知之誤為賀新郎此可笑者三也詞話中可笑者甚衆姑舉其尤者第東坡此詞深為不幸橫遭點汙吾不可無一言雪其恥宋子京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謂之詭嗤符今楊湜之言俚甚而鈹板行世殆類是也

上庠錄云政和元年尚書蔡疑為知貢舉尤嚴挾書是時有街市詞曰侍香金童方盛行舉人因其詞加改十五字作懷挾詞云喜葉之地手把懷兒摸甚恰恨出題廝撞着內臣過得不住脚忙裏只是看得斑駁駭這一身冷汗都如雲霧薄比似年時頭勢惡待檢又還猛想度只恐根底有人尋着

啓溪

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九

後集

此卷校正六十三字 四月二十四日書潛記

啓溪

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

後集

麗人雜記

韓子蒼昭君圖叙云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嬙配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曄不言呼韓邪願婿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是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

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自信史尚不同况傳記乎要之琴操寂牴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塚晉以文王諱昭故號明妃云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題昭君圖詩寄語雙鬢負薪女灸面謹勿輕離家余考唐逸士傳云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灸其面白樂天詩至今村女面燒灼戒癩痕乃知灸面之事樂天已先道之矣茗溪漁隱曰古今詞人作明妃辭曲多矣意皆一律惟呂居仁獨不蹈襲其詩云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

藝苑雌黃云石季倫王明君詞云延我于穹廬加我闕氏名闕氏單于妻也上烏前下章移切前漢匈奴傳曰冒頓後有愛闕氏生少子顏注闕氏匈奴皇后號劉貢父云匈奴單于

號其妻為闕氏耳顏便以皇后解之大俚俗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蓋北方有焉支山山多作紅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粧時用作頰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闕氏言可愛如胭脂也錢昭度作王昭君詩云闕氏絕聞易妾名婦期長似候河清則誤讀氏字為姓氏之氏矣

太平廣記云綠珠并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為交趾採珠使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云汲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里問以美色無益于時遂以巨石鎮之茗溪漁隱曰山谷詩云欲買娉婷供煮茗我無一斛明月珠用此事也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為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

姬臻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
後舞出妓行前弘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塵
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
刪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趙王看妓詩綠珠歌
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
隋盧思道夜聞鄰妓詩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元璩
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云
舞袖風前舉歌聲扇後嬌王勣詠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
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
衣以歌對舞者七以歌扇對舞者亦七雖相緣以起然詳
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為艷曲云清江歌扇底曠野
舞衣前

許彥周詩話云南齊楊侃性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

寸能掌上舞唐人作楊柳枝詞曰認得楊家靜婉腰後人却
除家字只使楊靜婉誤矣李太白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義
山云鶯能子夜歌晉有子夜女善歌非當時可及也

茗溪漁隱曰唐逸史言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詣
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箜篌令侍飲箜篌上有朱字曰雲中
辨江樹天際識歸舟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于盧家者果
善箜篌朱字宛然李生具說舊事女曰往嘗夢為仙官所
追如生所言余觀吳兢樂府解題云箜篌者漢武帝滅南越
祠太一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造坎言坎坎節應也侯工人
之姓後語訛坎為空也又段安節樂府雜錄云箜篌乃鄭衛
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
所言有據而段安節出于臆說則箜篌之始當以漢武為是
而空國為非也樂府有箜篌引云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

一白首狂夫被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止之不及遂溺死於
是其妻援箜篌而鼓之作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隋而
死當奈何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了高還以其聲語麗
玉麗玉傷之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隋淚飲泣麗玉以
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侍兒小名錄載璇璣圖叙云前秦安南將軍竇滔有寵姬趙
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妻蘇知之求而獲焉
苦加撻辱滔深恨之陽臺又專伺蘇之短詭毀交至滔益忿
蘇氏年二十一滔鎮襄陽與陽臺之任絕蘇氏之音問蘇悔
恨自傷因織錦迴文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
皆爲文章名曰璇璣圖遣蒼頭賁至襄陽滔覽錦字感其
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迎蘇氏恩好愈重
苕溪漁隱曰王初寮有點絳唇一詞送韓濟之婦襄陽云峴

首亭空勸君休墮羊碑淚宦游如寄且伴山翁醉說與鮫人
莫解江臯珮將婦思暈紅縈翠細織迴文字初寮用前事以
其漢上故事然于送人之詞似難用也

東觀餘論云蘇蕙織錦迴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
其畫由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迴旋書之讀者惟曉外達
七言至其中方則漫不可考矣若沈公之博古亦謂辭句脫
畧讀不成文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
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畧也
政和初余在洛陽於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效此詩并申誠
所釋而後曉然是詩初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
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
其色反綠於五行爲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爲不爾今因冠
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

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于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于弁首云

苕溪漁隱曰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其一云春晚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雁邊城暮雨映疎簾繡閣空其二云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迴腸風吹絮雪愁縈骨淚洒縑書恨見郎其三云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是斷絃琴淮海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南本其後有人題詩十餘首皆竒絕今記其三首然則此詩非東坡所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即叢話前集所載回文詩五首是也世以爲少游所作亦非也

許彥周詩話云唐高宗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

一聯云勢如連壁友情若嗅蘭人計之必一英竒女子也

緗素雜記云周世宗時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盥匜及旦有書謝畧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不能領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焉

王平甫云熙寧間奉詔定蜀楚秦氏三家所獻書得一弊紙所書花蕊夫人詩共三十二首乃夫人親筆而辭甚竒與王建宮詞無異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前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可惜也謹令繕寫入三館而歸口誦數篇于丞相安石明月中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于世夫人僞蜀孟昶侍人事具國史苕溪漁隱曰余閱此詞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黎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

來候宴游試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支給買
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
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
船相鬪濕羅衣厨船進食簇時新侍座無非列近臣日午殿
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皆清婉可喜花蕊又別有逸詩
六十六首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篇次無倫語意與
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為亂真矣聊摘其一二云羅衫玉帶寂
風流斜插銀篦漫理頭閑向殿前騎御馬掉鞭橫過小紅樓
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沉檀別作神仙女對
捧金盃水上來

茗溪漁隱曰余觀古今詩話翰苑名談皆載寇萊公侍兒倩
桃詩二首和章一首並同翰府名談仍益以怪辭吾所不取
今但筆其詩云公自相府出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下公取

金鍾獨酌令歌數闋公贈之東綵歌者未滿意倩桃自內窺
之立為詩二章呈公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
不知織女黃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其二云夜冷衣單手屢
呵幽窓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
和云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君休問
且向樽前聽艷歌

東臯雜錄云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
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
在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
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為綴此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
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
歸來年愈少微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
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茗溪漁隱曰陸敦禮藻有侍兒名美奴善綴詞出侑樽俎每
丐韻于坐客頃刻成章卜筮子云送我出東門作別長安道
兩岍垂楊鎖暮烟正是秋光老一曲古陽關莫惜金樽倒君
向瀟湘我向秦魚雁何時到如夢令云日暮馬嘶人去船逐
清波東注後夜寂高樓還肯思量人否無緒無緒生怕黃昏
踈雨

復齋漫錄云劉偉明既喪愛妾而不能忘為清平樂詞云東
風依舊著意隋堤柳搓得鵝兒黃欲就天色清明厮勾去年
紫陌先問今朝雨魂斷送一生憔悴知他幾箇黃昏與唐阿
灰之詞有間矣

茗溪漁隱曰山谷戲聞善遣侍兒來促詩云日遣侍兒來報
嘉草鞋十里踏堤沙鳩盤茶樣施丹粉只欠一枝蒿苴花其
醜陋可想山谷亦善戲也

詩說雋永云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後有易安李
李在趙氏時建炎初從祕閣守建康作詩云南來尚怯吳江
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
琨

四六談塵云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故李易安祭
趙湖州文云白日正中歎龐翁之機捷堅城自陷憐杞婦之
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

茗溪漁隱曰江寧章文虎其妻劉氏名彤文美其字也工
詩詞嘗有詞寄文虎云千里長安名利客輕離輕散尋常難
禁三月好風光滿階芳草綠一片杏花香記得年時臨上馬
看人眼淚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無千日酒空斷九迴腸
又云向日寄去詩曲非敢為工蓋欲道衷腸萬一耳何不掩
惡輒示他人適足取笑文虎也本不復作然意有所感不能

自己小蕪一章章四句奉寄其一云碧紗窗外一聲蟬牽斷
愁腸懶晝眠千里才郎歸未得無言空撥玉爐烟其二云
畫扇停揮白日長清風細細襲羅裳女童來報新筠熟安
得良人共一觴

東臯雜錄云文潞公守洛富鄭公致政司馬温公宮祠范蜀
公自許下來同過郡會出四玉盃勸酒官妓不謹碎其一潞
公將治之温公請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于往記彩
雲易散過差可恕于斯人潞公乃笑而釋之

東臯雜錄云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口林子中作守郡有會
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藉高瑩求從良子中命呈東坡坡
索筆為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
幘落筆風生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球肌那解
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暗用此八字于句端也茗

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乃東坡贈潤守許仲塗且以鄭容
落藉高瑩從良為句首非林子中也

復齋漫錄云姑蘇官妓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
太守召飲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即席為之乞韻以九字詞
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
卮芳酒記得南宮高第弟兄爭占教魚頭金爐玉殿瑞烟浮
高占甲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

詩說雋永云夏均文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停嘗與客泛舟
載肥妓而飲濁酒其詩曰蟻浮金枕濁妓壓盡船底

茗溪漁隱曰廣漢營妓小名僧兒秀外惠中善填詞有姓戴
者忘其名兩作漢守寵之既而得請玉局之祠以歸僧兒作
滿庭芳見意云團菊苞金叢蘭減翠畫成秋暮風烟使君
歸去千里倍潛然兩度朱幡雁水全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

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懶尋思陪宴把月湖邊有
多少風流往事縈牽聞道霓旌羽駕看看是玉局神仙應
相許衝雲破霧一到洞中天
許彥周詩話云作詩押韻是一巧中秋之夜月詩押尖字數首
之後一婦人云蚌胎光透殼犀角暈盈尖又記人作除夕詩
押尼字衆人竟和無成詩者僕時不曾賦後因讀藏經呼喜
鵲為芻尼乃知讀書不厭多

正月二十五日校宋本訖此卷改正四十九字藏園老人

茗溪 後集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

後集

從政郎充紹興府學府教授林 思齋 校勘

從政郎充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司准備差遣盧希度校勘

從政郎充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筆魏 熊夢 校勘

弟朝散郎直秘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胡 仰

宋本校勘銜名在
標題空一行